讀論語叢說

讀四書叢說卷中

東陽許謙

公冶長第五

公冶長章

擇婿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却言長雖曾在縲紲自是爲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紲不足汙其行聖人非是就縲紲非罪上取只是因而說起解内外之惑集注有又言兩字極分得伶俐

疏曰家語南宮縚魯人字子容史記南宮括字子容鄭注檀弓南宮縚南宮閱也然則名縚名括又名閱 閱左傳作說字子容氏南宮孟僖子仲孫貜之子懿子何忌之兄也

此章兩節要見不是一時說話其意便自分曉

集注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也取之猶言得之言長取之也謂聖人言其可妻是必長有德而有以得聖人此言矣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須用其字

子賤章

君子哉若人贊子賤有君子之德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贊魯國

多賢作兩節看集註有又言兩字分曉

集注厚之至言稱人之善旣厚矣必本其父兄師友是尤厚也故

曰厚之至

瑚璉章

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包氏注論語杜氏注左傳皆云

夏曰瑚殷曰璉未詳

集註貴言宗廟之器重言盛黍稷之器蓋祭祀以粢盛爲上也華

美言飾以玉

不佞章

上焉用佞蓋泛言下焉用佞以專言仲弓禦人兩句是言不可佞

而説焉用佞一句在上不知其仁是言仲弓而以焉用佞繼之

集註重厚簡默四字是就聖人及或人詞氣并南面章內描畫出

來或人未識仁體而又以有口才爲賢故見其重厚即以爲仁

而稱之見其簡默以爲不佞而少之

漆雕開章

此章專主知言

開只就見地頭說只是格物工夫未透徹所以於天下之理未能盡信故不從聖人之使謝氏言心術之微卻是就存心上說於信字上說得重程子前條說開已見道體匡廓而節目尚欠未能充滿故曰已見大意是就開欠處說後條說開於已知之理則事事洞徹其未及者故未能信故曰見道分明是就開實有處說

道不行章

或曰集注謂夫子見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夫子以子路為道果不行而必當桴海能決去就之義而從已乎抑以能盡事三如一之道而致死以衛己乎曰隨身所在以致死固子路之所優為而聖人之意則不在是也道不行而浮海聖人不得已之言居中國而因時進退君子之常情也今聖人忽幡然去此而取彼即義之所在矣非篤信聖人而勇於義者能之乎故夫子獨許子路也子路之喜正喜許己之行義與聖人同心非在

事三之義也

孟武伯章

武伯見聖人專敎人行仁而不知仁之體段故就門人中舉以爲
問非泛識人才之謂也觀其再問與歷舉三人問可見

不知者非謂三子皆不能行仁也但未至全體之仁耳一事之仁
則有之武伯獨舉仁字爲問非全體渾然者不足以當故夫子
但可總言不知而已固不可徧指其平日所行某事爲仁某事
爲不仁也就所舉治賦爲宰爲行人而無失卽隨事之仁矣

古注於不知也下有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一句好

集注日月至焉或在或亡注在第一箇不知字下只得指子路而
言蓋兼包下二人在內

日月至焉指行之出入乎仁而言或在或亡指德之存亡乎心而言

聞一知十章

一十一二只就每事上說顏子聞事理之始卽洞見底蘊皆造其
極子貢但能就近推去耳一十字只是始終字

晝寢章

天地之氣晝夜運行不息晝陽夜陰晝舒散夜收斂人法則天地故白晝用事夜則寢臥收斂神氣以為晝之用蓋不收斂則無以發揚晝則勤於事為何況君子尤不可昏惰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謂當法天道之不息也宰予晝寢宜乎深責之

朽木糞墻比志氣昏惰不是言資質卑下不可雕杇比教無所施

申棖章

君子之心所存惟禮義故堅強不屈於事物之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慾則為事物所屈是心衆見他好了便貪他此心隨他去是他為主我心為客是心柔了安得為剛

理之明自然能勝物者謂之剛私之萌求勝於物者謂之慾

剛只是勇於行義申棖想是倔強好勝之人故為慾

大意見事合義處勇於必行有一毫不合義處決不為

集注志字當為看此章之主有志於理義則不為物所屈無志則心逐物移及勝字撩字伸字屈字最是眼目字當詳玩則剛慾之辨自明

我不欲章

愚竊以爲子貢若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無加諸人則全是仁矣今猶有欲字辭氣亦自用力但又有無字則爲過也恐子貢只是脩辭未盡善爾夫子聞其無字便言非爾所及蓋恐其錯擔當了試如此詳味看如何

孔文子章

聖人垂訓句句是醫病良方讀者不可泛觀須件件將來反身自省方有益若此章只是因孔文子之謚以答子貢之疑耳於己何預況孔圉自是惡人何足稱道若能自反則是學者大戒也天資敏銳必視學爲易而不能細索深求精思篤好至於恥下問節目尤多貴者恃位恥問賤富者恃財恥問貧年高者恥問幼能者恥問不能多恥問寡凡此皆是切中學者之患病如是則文子自是可師當自省而痛治之又當思文子雖勤學好問而其制行乃近於禽獸蓋務知而不行也故學者則宜知行兼用其力而不可少緩又文子之行極惡所以勤學好問尚得謚爲文而免名曰幽厲則知而篤行者所以流芳百世又可知矣

凡此一事作戒數端學者以此意讀書則所謂三人必有我師

而皆可以進德矣

今逸周書謚法篇是學勤好問爲文

子產章

集注吳氏之言未盡公恐斷當不殺此二人想朱子只是取以爲

觀聖人論人之言之法爾

居蔡章

古注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長尺有二寸 今按因以爲

名非謂龜必得之蔡也漢食貨志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元

龜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龜五寸 公龜以下不知此

名所自來

疏云山節藻梲天子廟飾

攷證云禮記管仲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以此例之則山節藻梲

似指宮廟之僭後與居蔡各一事此說恐長蓋二者皆是僭而

於事無益徒取僭上之罪故同歸於不智

令尹子文章

子張舉子文文子事實為問故聖人只就所問而名之曰忠清固未論二子平日百行也然就所問者亦未見其絕無人欲之私故雖一事之仁亦不許圈外叙二子之行雖是亦就所問上舉其失然終在無喜愠告新令尹去國擇地之外今讀此章且就子張所問內觀其忠清休首先把二子平生行事美惡看恐於聖人之言難體認

子文非文子所及於無喜愠上見之此難於容僞集註言其忠盛矣可謂清矣固有問也

集注當理而無私心則仁

子文
- 無喜愠—告新尹—忠—喜怒不形（無喜無愠）—物我無間（告新舊政）
- 三仕已—告新尹—未仁—未知皆出於天理（當理）而無人欲之私（無私）

文子—三違
- 清
- 未仁—未知
  - 果見義理之當然（當理）而能脫然無所累
  - 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無私）而猶未免於怨悔

子文盡心於本國自是忠只是所以盡心者非當理而無私欲未仁文子一時棄富而出自是清只是未必果見義理必如此而脫然無累故未仁此是專就所問上論若論全體則二人之身渾在利欲中雖有一善不得為仁也

本注及圍外今以是以下至真無私心是就子張所問事上論二人之未仁他書考之以下至亦可見矣是就二人凡事上論其未仁

三思章

此章當用格物工夫在思之前理既明則所思可善若未明理再思也未合理百思也未合理聖人只就文子上斷其思之過而格物之道自然見於言外

左傳文公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杜氏注行父聞晉侯有疾故也所謂文子三思疏聘禮出使唯以幣物而行無別齎遭喪之禮

圍外發明再思意思恐人不明理而妄處事必有失故用此意補

之唯窮理則能思思則必中旣中便果斷行之窮理在未思之
前果斷在再思之後

圈外李文子事攷證詳之

乞醯章

凡舉一言以蔽一人之行皆是以全體言若直則是平生行事無
一件私曲方可稱直之名今微生高縱饒他事皆直只此事之
不直便不可言直了

本注就本事上言程子就心術上言范氏又推他事上言所謂一
介取予千駟萬鍾可知是推演說開去不是正言微生高看來
高自無此等失范氏是教人謹心術細微處

足恭章

集注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蓋爲盜者莫夜穿窬猶有
畏人之心此二者白晝通衢對面謾人公然無忌憚以君子視
之可恥之甚

朱子言若微生高之心久之便做此等可恥事來此亦是戒學者
於細微事不可不謹人心路要熟若一時小事不謹把做無緊

要行來行去到大事亦以為常終為惡人學者工夫皆是如此
若凡小事件件致力則行來行去到大事亦以為常終為君子矣

顔淵季路章

此章聖人顔子氣象以集註觀之尚可體認唯子路之意須要識取南軒先生謂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飲食之間此意未嘗不存蓋仁者心體廓然人我無間程子所謂與物共者也常人之有己於衣服車馬所常服御者必存心計較彼我則大於此者固可知故子路於日用上除去私狹氣象廓然同人則其他亦無往而不宏廣矣須看程子言豈可以勢利拘亞於浴沂辭氣不可只泥車馬輕裘看子路

雍也第六

雍也章

仲弓言行無所考前篇或人許其仁又稱其不佞此章自言居敬四科以德行稱故集註於前章言仲弓重厚簡默此章言寬洪簡重是模寫仲弓之德夫子許其可南面者意蓋如此謂有德

足以為民之上也南面但謂可居位長民不必重看古之有德者必有位諸侯皆天子所命而附庸之地不及五十里亦皆以有功德者居之楚尚欲以書社地封孔子則南面之說正不必以僭為嫌

夫子謂仲弓有德可以臨民而仲弓謂伯子大畧與已相類故以為問看來伯子是寡言簡直率易之人聖人乃獨於簡許之

集注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但謂可也之可而可使之可不與蓋可也之下繼以簡字而可使南面四字連文故所指有輕重不同然書凡言可也則是僅可意獨言可字而上下有所指者又不可同一律如可以死可以無死之類當隨文觀

居敬以脩身言集注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中有主是說以敬存心自治嚴是說以敬治身也中無主而自治疎亦兼內外說行簡却是說事

朱子謂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程子謂居敬則心中無物一言有一言無似相牴牾蓋有以理言無以欲言則二說正相發所行自簡又轉一轉不是經文正意

好學章

此章集註甚詳而通釋亦甚客當玩

不遷怒二過是好學之效人之七情惟怒發之暴而難制故尤為難克顏子於當怒而怒之隨即雪消冰釋無一點留滯意故夫子舉其難者則情之發皆合於中和矣

集注克己二字是說此章骨子己固是私要看得私字分明蓋人有此身便與物對人專把皮膚包定這些血氣便是我有我便要用物專一取物以供我所欲所謂己也但狹小與天地之氣不能相入只是專欲尊己不把人做事故怒遷向他人亦不以為事做事差失亦以為無緊要我若改卻屈己以從物矣若勝去得此私則心量廣大不見我尊於人所以怒不敢輕加人作事亦不敢過失究其極則聖人之無我也但顏子之己甚輕非如衆人之己然略有私意即與天地不相似惟克得盡故能不遷不貳也

克己是脩身總目不遷貳只是非禮勿動一端中之兩事耳此言克己後功效如此也

鑑照妍媸之喻不說見處正說行處應之者應事也
聖人之道不是一串意是言學至聖人底方法下文學之道學之
得其道可見
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兼氣與理言其本也至五常言得五
行之理以為性本只是本體真言性靜是未發形既生言得五
行之氣以成形外物以下至七情言情之所以生情既熾而益
蕩其性鑿言發不中節則喪其真故覺者以下方是工夫緊要
只是約字約情合中者正其心也正其心者養其性也作一串
說下然又當以致知為先故曰先明諸心知所往下面力行雖
是就事上說其實只是約其情
學之得其道言聖人教他就四勿用功此正是學底方法下二不
却兼故言記誦文辭便是學不得其方法

請粟章

此章大意說不當與而與不當辭而辭二者雖皆未合中道原思
是過於厚者二人皆弟子也師命以事而區區以利祿為急是
何心哉原思辭之誠是然聖人行事必合中道故雖辭不許並

守一職自有必得常俸辭之反爲私意故不許之子華使齊若孔子居位時以公事使之則子華爲家臣自有常祿若非居位時以私事使之則子華富家爲師出行何必求利然此非子華之過乃冉有之過也

犂牛章

一章之中爲義不一聖人稱仲弓之德門人聞之當效其進德也仲弓聞之當愈進脩造其極也人欲勿用山川不舍有德必見用於世也犂牛之子騂角德不繫世類也父有惡子當脩德以揜之也用人者不當論其世也聖人之言廣大如此諸章亦多在人推看但不可穿鑿爾

不違仁章

顏子三月不違是乍違於仁日月至焉是乍至於仁二者正相反仁者天地之生意也人得此生意而存於心萬善備具則謂之德能體而全之無少虧欠是能存其本有之德也故總謂之心之德則心即仁是指道心言之也朱子旣以此訓仁字又曰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此兼人心言之也張子曰合性與知

覺有心之名所謂無私欲是就知覺上言有其德是全其性爾蓋知覺者應事之本而性則萬事之則也若全無私欲則此心渾是義理動靜皆仁少有私欲之間便違於仁矣夫子不曰回也三月不違仁而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獨言不違仁可就應事上論言其心則貫動靜徹內外無非天理也

內外且以屋喻顏子心與理融事皆中道時有小私意動隨即克除又只在仁裏如人居屋內為主暫出而歸其餘心與理二勉而行之時手於一事去得私意盡所行皆合天理之公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少間又自有私意起而非仁矣如人在屋外而為客暫到屋中隨即出去

季康子問章

從政謂為大夫蓋大政小事在國為政在家為事季氏專魯蓋以國事與家臣謀之以冉有退朝謂有政觀之可見季氏正欲得家臣與謀國事故歷問孔子門人非謂即欲使為大夫也

伯牛疾章

古人之屋共是三間外為堂而內為室室中為寢處自堂入室左

户右牖凡卧在北墉下臣有疾君視之則遷床於南牖之下使君入於室中而得南面視之存北面之意伯牛之家尊孔子如君孔子問疾故亦遷於南牖之下使孔子得南面而視之夫子不敢當君臨臣之禮故不入室中乃自堂上就牖中執其手與之訣

古宮室之制大意如北上下同之但位尊者堂高廣基謂之堂位卑者堂低狹如天子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之類

位高者偏室多如後大寢 小寢東西夾左右塾之類 大夫士則
惟有東房無西房

簞瓢章

盈天地之間惟萬物莫非至理之流行生意充塞固與人心無間
也君子由道而行則何往非樂三月不違仁或可想見顏子之
樂簞瓢陋巷豈足改之邪

集注周子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意猶在如上朱子則敎人學顏子
之學行之久而有得則我亦自有顏子之樂矣

冉求章

爲學之道先立志欲求至於聖賢却隨事只管低頭做將去騰一
分道理便行一分道理一邊明理一邊力行都不要計較功效
須要見得聖人亦是人做我亦可學而至學之所以未至者只
是理未明行未力耳長持此心篤志行之自少至老不倦到頭
却隨人力量高下見其成功淺深最不可作界限

君子儒章

當看攷證

武城宰章

集注飲射讀法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而賓興賢能故有鄉飲酒之禮此行於鄉學者也又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此行於黨學者也射鄉射也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序讀法周禮州長一歲四讀法正月之吉各屬州民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若歲時祭祀州社則讀法亦如之正歲則讀教法黨正一歲七讀法四時孟月吉日屬民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族師一歲十四讀法月吉屬民讀邦法書其孝友睦婣有道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閭胥讀法不可數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類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正大總言二事無苟雅言行不由徑無賤媢言非公事不至室苟賤邪媢皆就章外反說形容上言正大之情可見是子羽之心凡百正大因此二事可見其凡下言無苟賤邪媢亦是二子乎日無之之意

祝鮀章

今之世三字重看古之世必尚誠而不尚諛好德而不好色今之世乃好諛說色所以可嘆也

不由戶章

自室出於堂必由戶非戶不可出也道者天理之當然人必當由之而不可背亦猶出不由戶則無可出之路矣行不由道則悖禮傷義必不可也人何故不從道而行乎深惜其失而勉之以正也

道只是人當行底大路如子之當孝父之當慈兄當友弟當恭人皆可曉但不肯行故聖人謂當從戶出既知之即由之當從道行既曉了何故不行正為道與人相去本不遠自不肯行耳故以戶為喻最切須就何莫由三字上詳味旨意此聖人哀人之自失而勉之也

質勝章

史官記事雖據事實而書必須造辭述意其記人之言亦必為美辭文飾之非盡當時之本語也故曰誠或不足

人生也直章

天以善理生人人得此理以生其理本直凡行事皆當合理若不合理則與天之生意不相關是理已絕死之道也而又生於世者幸然免死爾謂具人之形事當順理違天自絕不可生於人世

知之者章

知有兩等一等只是知有道如此好一等曾用致知工夫而深知至理之所在上知淺下知深好是知而行之者樂則安行有得於心而樂也

集注知有此道也知道字輕看作總說謂知斯道之高美亦可重看作就每事物上知其至理之所在亦可下兩節皆作此兩意推

中人章

質與學兩言之

問知仁章

通釋曰夫子既告之以所當為復戒之以所不當為使其志存於此而念絕於彼此語包二者皆全

集註知者言事仁者言心事字指務民義重心只是言存心當如

此其資先難只是民義此章大約上以知言下以行言也

知者樂水章

天地萬物巨細高下無非至理徹頭徹尾通貫周流無纖毫不足處知者知之極其心於物理無少凝滯不留查滓融會流通而水之為物流行不滯而其漸漬浹洽大無不徧小無不入與此心相類故樂水而其體動其效則樂仁者之應物各當其極不過物各付物而已無私焉其理則一定不可移而以有心言則全體自有渾厚安重之意象故樂山而其體靜其效自然壽然所謂壽非必如堯舜禹湯然後謂之壽也蓋受命於天其壽夭固有一定不可易人能知命而保其天之所以與我者全而歸之是壽已若立於巖墻之下與桎梏而死則是戕夭之矣非正命也由是觀之則雖顏子亦壽也

博文約禮章

博文則能知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約禮則收歛歸之於身而為脩行之實若泛泛學文而不約之以禮則於已無相關既能博文又以約禮為自已之行方可進德

是收束向身意思集註約要也通釋曰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此語精切

見南子章

天者理之所自出言天厭之者是事背於理理與己不相關也

子路惡惡不汚聖人無可無不可見惡人而不累其德惟聖人能然若學者則當以子路為法見惡不可不遠

中庸之為德章

饒雙峯云此章上句有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此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不能知能行不能行故彼章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彼章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此章久矣是言近世如此彼章久矣是言自古如此

集註中者無過不及不及是未至於中過是過於中去此是把兩意影出中字只是行事件件合天理到恰好處庸平常也平是平正常是常久之道此是把兩字正說庸字行事平正便可常

久才好奇欹側便不可常久總而言之惟中故可庸中而又可
庸方是此為德之至非聖人不能中之故曰民鮮觀民鮮久之
言則古之有是德者蓋多矣

博施章

博施謂施惠廣博病博施且如分井受田豈不欲多與他田蓋上
地有限人生無窮故一夫之田夏止五十畝殷止七十畝周止
百畝欲多不可得又豈不欲都把與百姓而國家之用不可無
故一井之中其中為公田又如前代賜民田租非不欲盡賜又
有國家之用故止賜一半此等處雖堯舜亦不能如意此病博
施之類病濟衆集註言之甚明

博廣也猶多也博施是每人與之多濟衆是人人皆博施濟衆大
槩以地言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含齒戴髮者皆濟之是衆也
聖只是行仁至極處盡仁之道聖與仁不是兩等人
己欲立達而立達人所謂以己及人仁也近取譬所謂推己及人
恕也上出於自然下出於勉強
學者只是欲學為仁古時未嘗有人言仁之本義分明故孔子門

弟子往往問仁子貢亦果知仁之體段故以此為問然所問地步太廣遠此是聖人有位者方可言此而猶恐未足若學者如此為仁則終身不可至故孔子既非之而又教之第一節言為仁功用之極第二節言仁之本體第三節言學者求仁之方法

述而第七

德不脩章

講學是此章之要既學又須是去講論然後明義理皆自講學中來講既明了則知德之所以脩義之所在而從有不善者而改之若不先講學則三者皆不知當為之則只作知行看徙義改不善是脩德之目

志道章

志道是專心致志在日用當行之道念念在此為之不厭道字雖指行然所以求知其所當然者意亦在其中

志道據德積累久之然後至依仁地位志據二者當並行依仁則志之久據之固而心德全但長存養而不息耳

四句雖前三者是一連後一節與上對然人之為學只是要全一
箇仁字上三者應事處工夫至不與物接時便要游藝游藝一
是未知者欲求知已知者欲習熟一是應事之隙欲心不少放
二者皆是欲全乎心德爾以此觀之不可全然截斷作兩段看也
集注知此而心必之焉為道主於行所以特著知字在上知在行
前也若未知者則求知之亦在志字意内
他歧不特是異端是正道上行無過不及差誤處謂志之專見之
明行之正如行路若認程途分曉到交逵九逵處亦自能循當
往之途無錯也
日新之功是補意周備以明經旨蓋據德不是守舊正謂志道而
有得即堅守不忘遇再應如前事則以所執者復見之行事則
前所據者又有日新之功矣
依者不違之謂或問亦言不違仁吾於顔子之事既言之矣是依
仁即顔子之不違仁也然則此章工夫全在志道據德上至依
仁只是存養尔據既是執守之意是行道有得了只是堅守而
勿失則此句就有德而言然則工夫又全在志於道一句上志

於道不是道在彼我心却在此專思之欲至之之謂既謂之道
正就行上説是謂專心致志於日用常行處行其道故既行之
便有可據之德積德既深則常操存此心使天理流行不至走
作此依則比顏子不違稍用力爾三月不違仁順辭也依於仁
勸辭也至於游藝即至道據德之方而防其違仁之隙也
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蓋德之積累自少至多積之既久則百行
皆善而德備德既備則是私欲全去故曰工夫至此此句是接
仁字説下無終食之違方是説依字存養是正説依字意
禮樂體大學者日用行不能盡故兼玩繹其文射御書數既學之
即能惟常常玩習之故曰法
應務有餘心無所放是游藝兩件得故處應務有餘在志道據德
之間心無所放恐依仁之有間也
此章道德仁藝指其實工夫全存志據依游先後之序説上四字
謂志然後可據據然後可依依後又須遊輕重之倫説下四字
前三者重藝為輕本指三者末指藝志據依養其內游養其外
無少間隙涵泳從容皆指游藝意思多忽不自知入聖賢之域

亦游藝意多前三者皆用力以全仁游藝則補其隙而有浸漬
漸磨之功矣

束脩章

事師就養無方束脩其至薄者故著以上字聖人言語自無滲漏
類如此

集注脩脯也周禮膳夫肉脩踈加薑桂鍛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
以鹽乾之謂之脯

憤悱章

既憤悱而啓發之則感之深守之固未能憤悱而教之出於勉強
終不濟事雖能憤悱而告之人須舉一隅而能三隅反然後及
他事若未能反而人告之則學者倚靠箇請問都不自去推究
天下事理無窮如何教得盡自能推充方是為學不是聖人吝
於教人聖人凡百只是提箇綱領與人使人自去理會

用舍章

用舍以身言行藏以道言是字正指行藏之道而言人用我則行
其所藏之道於外人舍我不用則藏其所行之道於身惟孔顔

有比可行可藏之道

行藏字不比仕隱字行謂見之行事藏謂卷而懷之看下有是二字則行藏意便自見集注取尹氏行藏安於所遇雖若不甚分曉然語録已明言夫子與顏淵有可行有可藏之意則以此意看行藏安於所遇一句亦自包含盡嘗謂集注難讀初把淺近意思來看固若無差及後來看得較深會注意亦合又久而看得較愈深則意又不出朱子之外蓋不惟聖人之言廣大淵深而朱子體會精至不可輕易看過也

通釋曰暴固是徒搏馮固是徒涉然二者皆有慢侮侵陵之意

富可求章

如不可求一句上添一其字下添一何字則語意自明

子所慎章

古之祭祀必齋未祭之先散齋七日齋於外致齋三日齋於內散齋不御不樂不吊致齋則居於齋室之中不茹葷不飲酒不接事物惟思所祭鬼神禮記所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者是也

為衛君章

衛君父子爭國夷齊兄弟讓國故子貢引之以爲問若孔子不許夷齊則出公或聖人之所容若聖人許夷齊則出公爲聖人所
矣及荅之曰賢人則又問曰怨乎所謂怨非必形於辭氣之
問但其心有不得已之意則爲怨矣集注謂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陳北溪問在伯夷則兄弟繫於己而父命繫於公權之則父命尊而兄弟卑在叔齊則父命繫於己而天倫繫於公權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否朱子荅曰以天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由是觀之則是夷齊之心皆以爲必當逃而惟恐國家來累及於己無一毫不得已而出之意是所謂求合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而無怨者也

子貢之問以爭國讓國相反以求聖人之心而集註亦以夷齊逃國之事以明其無怨而中間忽突入扣馬事三十二字何耶蓋子貢之問止曰夷齊何人及怨乎而未嘗言逃國之事夫子荅之亦止曰賢人與何怨亦未嘗專指逃國而言也聖人蓋以夷

齊平生心事而答之而平生大事無大於逃國餓死二事者然
則夷齊微諫伐餓死之事則何以必却其逃國之無怨乎安知
夫子不并以此事斷之爲無怨也故集註不得不入此段而後
惟以逃國事論此章之旨

飯疏食章

此章似專以飯疏飲水言所處地位曲肱而枕是就此地位中平
居之容也故程子亦止曰非樂疏食飲水也然聖人之言亦不
可閑放一句過曲肱而枕亦見得無所事事之意蓋上二句固
言貧而此句或指賤而言也

此聖人就所居地位言其樂若聖人居富貴則樂亦在富貴居夷
狄患難則樂亦莫不在其中即君子無入不自得之意

聖人但言不義富貴若富貴以義來則辭受堯之天下不爲泰

孔顏之樂相類而有不同言不改其樂而著顏子於上是簞瓢陋
巷不改顏子之樂也言樂在其中而連食水曲肱之下是孔子
之樂在食水曲肱之中也顏子不改其樂是顏子之樂不爲外
物所改蓋顏子惟知自有其樂不知有憂也聖人樂在其中是

無所往而非樂也譬之然火顏子始然燭而紗籠罩之雖有風
來不曾動得他光明孔子如然燎炬在空中任風自來隨風都
有許多光焰此顏子具體而微顏則守之而孔則化之也程子
以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中精神全在能字上與不改其樂自
不同當味

學易章

集注消長者陰陽之機吉凶者陰陽之應進退者人事也存亡則
進退得失之極也夫陽長陰消吉道也陰長陽消凶道也然陽
雖吉失位或凶陰雖凶得位亦吉是消長中各自有吉凶之理
君子學易隨各卦之時事位義驗其消長而明其吉凶以為身
之進退進退合其宜則存失其宜則亡言凶消長有定而不可
移故曰理進退存亡人行之故曰道

使知其不可不學是先說不可以無大過又不可以易而學是發
說上假我數年平誦聖人之言所謂無大過亦兼有於易道無
過之義集註引史記於易則彬彬之說固含此意下只明用易
而已無過說是為學者修己處切

雅言章

集注理情性道政事謹節文是言詩書禮之本體如此情乃性之發情發於言而有文成音者為詩故詩所以理情性言作詩之人也情發而為詩故言情在上理其情則是理其性也道言也書所以載二帝三王之大政小事也禮專在謹慎其品節文章節言其大文是節中之文也聖人以此教人使人却用此以理其情性知其政事而謹其節文然後是用處謂人學之亦可以如此

葉公問章

憤是求知之切樂是行之之效不知老將至自強不息也全體至極純亦不已言聖人之學全體而又至於極以一事而言未得則憤既得則樂是至於極而樂也以萬事而言憤而樂樂而又憤憤而又樂必至於全體也其憤樂相繼剛健不息是純亦不已也全體至極自憤樂兩句發純亦不已自不知老至上生全體與仲弓章全體不息字同

天生德章

天生德或問謂氣質清明義理昭著

二三子章

此章聖人告門人不可專俟言以爲教凡平日所行者皆教也蓋聖人動靜語默無非天理之自然此是體道實處皆當審觀而反諸身何必專待言語之教乎蓋言與行猶隔一層故聽言不如觀行顏子言仰鑽瞻忽正是就日用上歸觀而學二三子有未達此故夫子曉之

集注雖不明說二三子待夫子言教之意而言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意自可見

集注貼襯文義說自是正意圈外程子又是一意言門人就聖人全體大用上事見其道高遠不可及有如顏子之歎高堅前後者故聖人止就日用動靜小節上指出教之聖人之道猶天言全體俯而就之言小節

四教章

學文則窮物理知古今以爲自修之基故以文爲先既學文則當反之於身而修行故行次之修行當以忠信爲主忠是發於心

處信是接物處故忠又先而信又次之注存忠信存以心言又曰忠信本也是忠信又爲學文修行之本也

聖人不得見章

聖人 — 君子 — 善人
　　　　　　 — 有恒

此章得張宣公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以質言兩語方看得入但本文兩云吾不得而見得見斯可矣言雖同而意則不同蓋自君子進而不止則可至聖人有恒者則不可進於善人也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此善人之正訓是資質一不生定非積累至者若善人肯學即至君子有恒者能學亦可至君子只截斷此四句看固是夫子歎世衰無聖人善人而君子有恒者亦少然後三句雖說無恒者情狀却正是教人學有恒之方欲爲君子先須有恒方可若能反是三者則爲有恒矣此三者於學問事爲處家皆包得盡

有恒固言資質但學者當先學有恒然後可至君子此與有子言

孝弟為仁意同

無絕無也虛未滿之意無而為有謂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虛而為盈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此二者謂學之所到事之所能而言約而為泰則論貧富貴賤之事

不知而作章

世蓋有不知理而妄作其事者我則無是也我惟於古人之言行多傳其聞擇其善者從而行之蓋多聞則非不知擇善而從則非妄作矣此句正反上兩句而言之然又自謙以為於理未能盡知所以下文言曰我於今人之言行多傳其見而善惡皆記于此以備參考雖未足為知之明是亦知之決也蓋古人言行事跡善惡已彰故可擇而從今人言行未可定其善惡故惟記之耳此謙而又謙之言也

司敗問章

古者婦人皆以其姓在下而以孟仲之次加於上如春秋所書仲子伯姬詩所謂孟姜之類子是宋姓姬是魯姓姜是齊姓伯仲孟長幼之序仲子宋女伯姬魯女孟姜齊女也同姓為婚姻與

禽獸無異春秋之時同姓之國雖多婚姻之道皆不通吳之太伯文王之伯父也魯之祖周公文王之子也吳魯無婚姻之禮昭公違禮取之却諱取同姓之罪字之曰孟子欲使人把作宋女看欲掩其惡

古者有姓有氏帝王則自著姓如伏羲風姓神農姜姓之類人有功德者天子則賜之姓如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又如堯賜太岳之姓爲姜之類是也賜姓之外則爲氏氏又名曰族或以祖父之字如春秋公子展之後爲展氏子國之後爲國氏之類或以祖父之謚如文王之支孫稱文氏魯叔孫宣伯之後爲宣氏之類或以祖父之官如司馬司空倉氏庫氏之類後又或以國如周魯齊陳許趙之類是也鄭夾漈推姓氏之由有數十端然今何者爲姓何者爲氏分曉者固易知亦難盡辨凡出於古帝王之後有姓無氏如上說風姓姜姓之類是也若其餘有氏則又有元姓且如春秋時同姓之國如周魯衛鄭邢茅蔣胙諸氏皆姬姓又如魯之公族大夫以謚以字以官者亦皆姬姓以此類推之須要考究其原方見各人姓氏分曉秦漢以後姓氏

多亂皆不可分别漢有功者多賜姓劉唐有功者多賜姓李都
是把别姓氏硬扭作劉李去數世後不辨真僞又如匈奴以漢
外家姓劉亦冒姓劉此等尤難理會

文吾猶人章

文猶文章威儀文辭皆是得是有得於己文固亦君子之事乃發
於外者故曰莫吾猶人也若躬行者必心有所得乃可成君子
故曰全未有得

若聖章

集注博施章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
言仁是天理至善上謂全體之仁下謂隨事之仁也聖則行仁
全於極無一事之非仁妙而不測之謂也此章曰聖者大而化
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大而化之即聖之地也心德之
全人道之備即全體之仁也朱子云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
亦謂以此教人是合説金先生云聖言德仁言及物聖人言爲
之不厭即作聖之事誨人不倦即及人之仁此是開説如此者
覺易見

畣不孫章

不孫者殺身亡國之由固不過為人所鄙而已故不孫寧固

子溫而厲章

常人之容溫和則不嚴厲嚴厲則少溫和無威者失之易有威者或大過而至於猛好禮者不能恭能恭者又或出於勉強聖人中和氣象故全備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察之猶淺言之尚略此章察之深言之備

集注人之德性本無不備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此言衆人謂人性本皆全善為氣質不適中而偏故性為所蔽亦偏其見於氣貌之間者必不得剛柔之中全體渾然應德性本備句陰陽合德反氣質有偏句全體渾然雖言德性然謂之渾然則是德性未常少為氣質所蔽陰陽合德則陰陽二者皆亭當和平略無過不及之偏是又見渾然意象矣此是就聖人所稟言氣質故著合德字此德字只就陰陽說非言性也中和之氣是關渾然合德說惟其渾然合德故其氣見於外者自然中正和平經言六

者是三等中和之氣蓋親炙聖人者始見粹然而溫卻有威可畏而又一於恭詳而審之則溫中有嚴厲不全於和雖威又不太猛使人懼懾恭皆出於自然絕無勉強合而觀之豈非中和之氣出於渾然合德者邪

陰陽合德圖

溫而厲　威而不猛　恭而安

陽之和　陰之柔　陰之嚴　陽之剛　陽之震　陰之慘　陰之順　陽之舒　陽之主　陰之肅　陰之定　陽之健

陽根陰　陰根陽

陳北溪曰以上三截為陽而下三截為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為陰而下三截為陽亦似有合未知所却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學者強為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衷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

泰伯第八

泰伯章

詩言太王實始翦商其意以為周之所以滅商者自此基之爾非必謂太王即有滅商之謀也蓋古公之遷邠人從之如歸市而吳越春秋云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

祀

倍其初彷彿帝舜氣象則德化及於民其勢有不可遏者但古公遷岐在殷王小乙之末年不久而高宗立傳說為相中興在位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七祀次祖甲二十八紀文王生呈王大紀祖甲三十一年文王生以文王沒之年者之非是書稱祖甲不義為王舊惟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遷岐至文王生之年已九十七年古公壽百二十歲後不知的於何年卒計在文王生一二年之後則古公始終正居商令王有道之世剪商之志何自而生邪文王生有聖瑞故古公曰我後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知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史之可見者如此蓋古公但言興者其在昌未見有剪商之意觀知欲立季歷之言則亦未嘗明言立季歷所謂知正於其在昌乎一言知其意爾其讓國也固為至德而季歷之後世遂有天下天命既欲興周其始也非季歷則國固太伯之國而太伯之後有周矣故曰以天下讓夫子就成事上論其讓也止讓國而非天下故民無得而稱惟太王始不明言立季歷乃太伯因其在昌一言暗知太王

之意托採藥而去亦無讓國之迹所以民尤無得而稱所以為
德之至也上文憲謂集註朱子因舊傳修入未及改

啓手足章

此章作兩節看啓手足是一節是以已然者示門人其平生孝謹
之成效也下二節言致謹之方只是戰戰兢兢句上是其平日
惓惓於此未嘗少懈如臨履薄言恐懼戒謹之狀也

孟敬子問疾章

動容貌便當遠去暴慢不粗厲當文雅不放肆當矜莊正顏色便
當近於信不可色厲而內荏出言語聲氣便當遠去凡陋與背
理者工夫全在遠近二字上

集注程子工夫在動正出之先蓋平日敬義工夫純熟至動正出
時自然有此效驗則工夫意在道字上朱子以操存二字上承
程子之旨以省察二字使用之於動正出之際是工夫在斯字
上金先生謂此是成德之事恐非敬子所及以曾子語意工夫
只在遠近字上使只就地頭做工夫必欲其遠之近之如此則
下學亦有入頭處久而至於程子地位

程子暴慢斯遠一句倒說下近信遠鄙倍二句順說當思所以異

問不能章

能不能以事爲言多寡以明理言

謂彼之不能固不如我之能而彼有一能乃我之所未能者彼之寡聞固不如我之多聞而彼有少聞適我之未聞者故問之

天下事理無窮顏子雖亞聖亦有未盡知未盡能者故每問於人能與多問顏子學問之積問不能問寡謂或有事理顏子所未知所未能人或知之能之則必下問爲已益但就他人一件長處請問不必論此人他事皆不如我

此章兩節皆就已接人上說上節主於問下節主於不校集注以唯知義理無窮一句總上節而謝氏亦曰不知有餘在我不足在人有若無實若虛是其見義理之無窮所以問也謝氏又以非幾於無我者不能總兩節則皆是接人意有若無應能問不能一句實若虛應多問寡一句

唯知義理無窮智也不見物我有問仁也言顏子體乎仁智

託孤章

八七尺成人六尺言幼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百里言諸侯之國
託孤謂輔幼君寄命謂君諒陰而臣攝國政分而言之爲二事
說亦可謂輔幼君則扶植至成人終定其位如霍光之輔漢昭
帝攝國政則百官總已以聽國治民安如伊尹之相太甲總作
一事說亦可謂君幼而攝國政如周公之相成王也看人所遇
之時如何緊要在節不可奪上

宏毅章

士

宏 任重 仁為己任

毅 道遠 死而後已

宏 廣 寬

毅 强 忍

橫說

竪說

謙

興於詩章

集注詩本性情謂詩本出人性情之自然蓋心之聲爲言言之成文而有音韻者謂之詩是性之動爲情而見於外者言詩發揚己志出於自然也古之天子巡狩采詩以觀民風蓋擇其善者被之絃歌頌之邦國如周之二南則用之鄉人邦國雅則用之邦國朝廷頌則用之宗廟今集注乃言有邪有正金先生謂此据毛氏詩言之也變風變雅邪者多矣但學者既知義理則凡見善即取爲法見惡即取爲戒固不必較其邪正也此三人行必有師擇善者從不善者改之意如春秋善惡皆書而自可爲法戒也

抑揚反復正言吟詠抑揚是吟詠之聲反復言吟詠之不已學者於書固須口誦心惟況詩有音節可以吟哦詠歎則感於其尤速而切故能有所興起也

恭見於貌敬主於心辭者不受於人遜者諸己所有恭敬律於己辭遜接於人行禮以四者爲本節文度數則禮之事也品節是其大綱文章是其小目度者制度數者數目

皆以上四者行之也
肌膚本有會筋骸本有束但不知禮則無以固之而懈惰散漫遂
至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能以恭敬而行節文則動容周旋
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卓然者自立之貌既守乎禮則事物之事皆有以應之莫不中節
不為其搖撼惑奪其心志矣
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語錄曰謂如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
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遂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鍾為商太簇為
角中呂為徵林鍾為羽蓋五聲十二律皆上下相生聲始
於宮律始於黃鍾宮即黃鍾也其法皆三分去一益一上下相
生宮之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下生徵為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
生商為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為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
生角為六十四而五聲備矣黃鍾之宮九十三分去一下生林
鍾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產姑洗姑洗下
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下
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中呂而終焉前所謂黃鍾為

宮至南呂爲羽五節是從宮商角徵羽順數其實乃黃鍾生林鍾太簇南呂姑洗依前五聲次序生去也第二無射爲宮至林鍾爲羽亦然所謂更唱是十二律皆可爲宮所謂迭和卽十二律皆可爲徵商羽角相繼和去

養人性情言養於平日以爲應事之本也邪穢者物欲之染查滓者氣質之偏興詩立禮則消物欲而變氣質矣有未能淨盡者又因樂以蕩滌消融之而全入於中和也

義精是明善至於極精仁熟是行仁不假勉力和順道德如云不違仁也

民可使章

民者庶民百姓也或問曰聖人爲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況庶民乎

好勇章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而致亂蓋敎君子當知時審勢也不仁者固所當惡大學所謂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可謂甚矣理之正也蓋時可爲而勢足以制之何憂其生亂乎若非其時而勢不能

誅討徒疾惡之則鮮有不致亂者漢之宦者是已君子非不惡之不得時與勢禍徧及於君子之身而國併以亡唐之末路亦類是也聖人之言其旨遠哉

之才之美章

驕吝只就才上見是以其才美而驕吝者其餘亦指才言此章才字重是言有才無德之病故集注於圈外取程子德字補之

集注智能技藝智其所知者能其所能爲者技藝又是能中小節目用此四字方包括得才字義盡

程子開說驕吝朱子合說驕吝氣盈歉不同時遇一事氣盈則驕遇一事氣歉則吝其才於此事有所長則矜衒誇張以氣陵人其才於此事有不足則掩閟靳嗇不欲示短於人此是一等人若吝本根而驕枝葉則所以吝者乃爲驕人之地驕是發見在外者吝是沉潛在中者吝是智底意思多驕是能的意思多若有所長推己忠告則人將皆知而能之我無可以驕人矣惟其必以自知則人莫我測常足以陵轢於人矣此又是一等人程子雙重朱子偏重合二說言盡驕吝氣象

吝者則不驕〻者｜則不吝圖外勢常相因及未有驕而不吝吝而
不驕者也　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是驕起於吝

篤信好學章

篤信此道方能好學信之不篤則不能好
學　善道者持守不堅固畏死避害則不
能善道

能篤信之又須好學若不學則不知義理之極致亦徒信而已能
守死須是善於道｜若不善於道則有不當死而死當用權而不
用執一不合於義亦徒死而已

篤信須是能守死不守死則所信者未篤好學須是善於道不足
以善道則所好者未正

惟其信之篤則能守之至死不變惟其好學見理明則能處事善
於道故朱子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大意篤信然後能好學守死然後能善道篤信又不可不好學守
死又不可不善道篤信須是守死好學須是善道惟篤信而好
學故能守死而善道篤信好學就知上說守死善道就行上說

商

篤信好學
守死善道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去
就
有道則見出—富貴
無道則隱處—貧賤

不在位章

凡使官越局皆所當戒然居上位而侵細務亦是也居下位而謀大事亦是也如所謂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皆是也

師摯章

晉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按昭此語則亂字自有二義篇義既成撮大要為亂是以辭言也曲終變章亂節是以音言也閔馬父所謂自古在昔四語正那詩之終蓋變章亂節之亂也正樂記始奏以文復亂以武者也然則關雎所謂參差

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者正其類也關雎之亂蓋

只指此四句不必求他說

狂不直章

狂謂心志高遠而事爲不精詳侗謂無知以理言悾悾謂無能以

事言常人之情有狂侗悾悾之病必有直愿信之德人志高遠

而不計較小節則爲事必質直而不迂曲無知者則不敢妄爲

故愿無能者則不敢輕出語故信若有是病而無是德雖聖人

亦不教也

學如不及章

爲學者晝夜勤力不息其心如追一物惟恐不及既用功如此尚

恐失之蓋人生有期白日不再既生爲人全不見得些小道理

便死了只是枉了一世所以古人爲學不分毫放過

舜禹章

聖人治天下只順天地生物之理以養育萬民民之所欲與之聚

所惡勿施惟知參天地贊化有盡其誠而已不以天子之貴四

海之富爲事一如與己不相關一般

大哉堯章

上巍巍乎贊天高大下巍巍乎贊堯德高大則是準則之則謂堯之德與天一般所以廣遠而民不可形容無能名是不可形容也人所見可者惟見其成功之文章爾然此乃粗迹其妙用人神處皆不可見惟聖人知之而亦不可形容故其言止如此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上句也字起下句孔子只是言堯之成功可見者惟有禮樂法度耳圍外却是成功與文章對說

舜臣五人章

此章語脈須仔細體認舜有臣五人懸說起一句在上而孔子是就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主意說言古言人才難得果是如此武王興周時人才之多惟有唐虞交會之間比於此時為盛爾夏商之代人才皆不能及然周初雖曰人才多十人之中又有一婦人止有九人而已是才之果難得也唐虞之際人才極多不止五人二典中可見口以可說盛於周初獨言此五人者蓋五人功德尤彰著也周自成王之後人才亦衰

夫子但言周之德不可獨以文王爲說武王即位十三年才伐紂於未伐之先則亦事殷至紂惡極武王不忍見民墜塗炭乃爲天下去暴爾

三分有二周都在雍州梁在雍正南豫居雍東南徐居豫東荆居豫南揚居徐南故六州皆歸周了紂都冀州兖居冀東青居冀東南故三州尚屬紂此亦是大約如此言之

王畿
即甸服方千里
荒

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王畿千里謂上中方方千里為王者所居即甸服四面各相去五百里為侯服又五百里為綏服又五百里為要服又五百里為荒服一面二千里與甸服共方方五千里是天下大約道里如此其服地內所封諸侯朝貢皆各有時所謂以服事所居在何服內依服內合當朝貢之數事天子也

禹章

致孝鬼神是祭宗廟盡其誠致美黻冕是待諸侯盡其禮盡力溝洫是養民盡其愛

子罕第九

子罕章

利凡利益利便財利皆是君子見義則為不暇計較利已有殺身以成仁者若言利安能及此天之賦與人者謂之命有以理言者仁義禮智之性是也有以氣言者智愚賢不肖富貴壽夭之數是也理精微難見不可以一言舉知氣者非君子所尚惟當見義而行若委之命則廢人事而為學變化之功亦無用矣

縫

孔門問仁皆是問行仁之方而夫子荅之皆是進脩之目未嘗以仁之全體切切言之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麻冕章

冕冠緌名冕之名有五袞鷩毳希元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就五冕之中共有九等其一則十二旒次九旒下至二旒爲八等與十二旒者共九等天子用十二及九七五三共五等自九旒以下各以其命數服之上可兼下下不可僭上其上兼下者於祭祀時各視祀之大小而服冕之高下天子自袞冕以下上公亦自袞冕以下侯伯鷩冕以下子男毳冕以下只是冕上旒數不同天子自十二旒五等皆十二玉公侯以下只依旒數繅玉如九旒九玉八旒八玉其九七五共三等則君服之命六四三二共五等則天子諸侯之臣隨命數服冕之不有升升之下有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爲之麻冕禮也集註作緇布冠亦總名也

鷩必滅反毳昌銳反希陟里反

漢食貨志周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三十升布升八十縷則二尺

二寸容二千四百絫一寸計一百九絫程子謂周尺當今尺五寸五分弱所謂今尺者即營造尺也如此則營造尺之一寸為絫幾二百足一寸為今百眼蓋其細密難成可見

儀禮燕禮君燕臣之禮也公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非成拜公答再拜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易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注疏凡臣於君雖為賓與君相酬受爵不敢拜於堂上皆拜於堂下若君辭之聞命即升若堂下拜訖君辭之即升復再拜所以然者以堂下再拜而君辭之若未成然故復升堂再拜以成之若堂下未拜之閒聞命則升升乃再拜則不言升成拜又覲禮諸侯覲天子之禮也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升升成拜又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升升成拜乃賜車服侯氏降兩階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今禮中言升成拜者非一以此推之則他從可知矣然行禮又各有節然多有臣拜於下不辭升者蓋各有宜也其辭有命臣辭之者有君親辭之者亦各有當此

章孔子之言又似臣凡拜皆當拜下而升成拜如覲禮賜車服之儀拜下不言辭而自升成拜

程子是推凡處事說

子絕四章

集註四者相因循環不窮是合來看合看者易見分看者難明大凡我固必亦有不自主聖人成此病者如聖人之心與天地同流無往自不在如無適無莫仕止久速是無固如佛肸弗擾之召欲往而復不往墮三都未能墮成則止緣聖人不久去魯若不去魯必別有所變是無必

所謂子絕四只是說聖人私意期必固滯物我四者無一件聖人如何相連而生直至我若說道聖人無私意便無下三件則誠者不須立這四件條目張子之言恐是正意朱子是專為學者說

開看合看各有意味然而總只是私意合看固因私意牽引來開看則各是私意所成必亦私意也固亦私意也我亦私意也

太宰問章

聖德也多能才也太宰以夫子多能爲聖子貢則分別德與才以告之夫子之言止接多能之意故曰太宰知我下文言君子不貴多能以曉之語錄太宰以多能爲聖子貢謂多能爲聖人餘事孔子以聖不在多能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爲盡

鄙夫問章

集注始終本末上下精粗分四節看不必就一事求四者始終是前後兩端如夫子言興詩立禮成樂及學而時習章可與共學章之類本末是綱目及內外兩端如吾道一以貫之人而不仁如禮樂何答林放問禮之本之類上下是高下遠近兩端如答子張言忠信行篤敬答子路脩己以敬及道千乘之國之類精粗是深淺兩端如答子貢問仁旣告以仁之體又告以求仁之方及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之類蓋答鄙夫之問亦若是也

語上遺下但言高深遠大而不及淺近者語理遺物但言其體而不及於用

喟然章

仰　鑽　瞻　忽

博文
約禮

卓爾 —— 從之末由

仰鑽瞻忽篤信力求未有得之之方博文約禮而見所立卓爾學之有序而能造其域具體而微者也從之末由待時而化也

此章通釋攷證二書言之詳盡須細看

集注恍惚不可為象聖人之道如水中月　如盤中珠雖分明見得只是難捉摸定體

無窮盡指高堅無方體指前後

道雖高妙高指高堅妙指瞻忽

致知格物先言致知就心上說格物是此心去格故先言其本

約禮只是復禮工夫若己不克則禮不可復故併言克己

先難之故說仰鑽瞻忽後得說所立卓爾由字說博文約禮不怠所從是補顏子言前之意蓋顏子雖曰從之末由非是自盡之辭是言當時所至爾所謂待時而化也日月用功將自化矣

門人為臣章

魯哀十五年冬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夏孔子卒於魯則此疾病非將夢奠時也或問謂以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

行詐只是不誠意思當輕看子路忠信剛決但知上前欠此擧是實敬愛其師便決於行不知其失然凡事稍有違理便是不誠此是過不是故意用詐之罪夫子言久矣哉由之行詐是責其平昔任意便行致失理也

美玉章

沽去聲訓賣若平聲則訓買於此義不相當

樂正章

朱子詩集傳綱領釋此章引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古之樂章既各有體製亦各有音節孔子之時相錯失倫故為之更定使復其本

出事公卿章

金先生引語錄三說中一說謂此數事外我復何有此說為正蓋此章之言甚近又非七篇黙而識之章比若聖人亦謙言恐是

太過必有人稱頌聖人道德因言我但能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各盡其禮於喪事不敢不勉力以盡其至不飲酒而爲其所困如此而已此外何有於我蓋於人之所言姑以此數者答之觀兩則字與不敢字可見非未及者

川上章

舍去聲止息也見楚詞辨證集註未及改

先看川字爲主着實方見得下文意思此不獨是記夫子所言之地也逝字固指川流者字兼包萬物如斯字指流而不息夫字指與學者之辭謂萬物與道爲體者如此流動未嘗止息於川可見然此只說得往者分明未見來者意故又曰不舍晝夜然後義理沛然

如字非如似之如不是以川流比道是正言道之流行也如斯正指流而不息

此章固是言道體聖人亦不懸空說正是教人體道不可須臾間斷

集註二道體字第一就大原頭全體說來所以謂之道體之本然此道體是無形之體是就此章頂上說其次然後言易見者莫

如川流此下方就川上說第二此道體也此字即指川流而言云是道之形體也道本無形因物而見其體下遂歴叙五端云皆是與道為形體者此第三箇說尤重大抵三道體上則輕清而所包者大下則漸着實而人可共見人而欲體道則全在謹獨工夫能謹獨又在於自強爾

道體說氣化流行處說是說所以生物者未說到物上二道體是說物上指形而上者而言三道體指物而言

本注道體是道為物之體段程子道體是物為道之體質

好德章

德者人心本得於天惟知好之然後能進脩以成己德但人真好之者少而好好色乃人之實心若心實好德如好色然則實好德矣此與大學比喻一般意只是勉人須實好德

集注圈外引史記語以證夫子發此言之由但如此說則好德有好有德之人之意

不惰章

集注心解字補下惰之前顏子聞夫子之言其心即融釋脫落略

無疑滯既心解即勉力行之造次顛沛又是力行中節目下言如物得時雨發榮滋長何有於惰言自然不能已非勉而不能惰此是形容顏子不惰非衆人不惰者比但學者讀此章則當自勉勵勿懈慢可也蓋聖人雖賛顏子之進亦所以厲學者之惰

吾見其進章

何文定云惜顏子者惜其已進於所立卓爾之地未見其止者惜其不造於聖人之極也

後生可畏章

前兩語期之後兩語戒之期之者勉其進也戒之者警其惰也年富者未來之日尚多也人以百年為期今當少壯則未來之日尚富也

法語章

集注語之未達拒之不受是向上面說未達是法語其言皆不能曉不受是雖曉而不從說其或諭焉是能從說者

三軍章

奪帥如漢王馳入韓信壁即卧內奪其印符以易置諸將公子無

忌椎殺晉鄙奪其軍之類

匹夫猶言一夫謂一小人而有志者正與三軍多寡相對言三軍之氣在外匹夫之志在心人若心志堅定向道不惑孰能移之哉可在則非志矣

衣敝章

衣敝縕袍而不恥此是舉一端以見子路之心不為貧富動非謂子路之德專見於此也其由也與辭氣可見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未足與議亦是舉凡而言大抵飾於身者往往以不及人為恥此止言敝衣故知只是舉一隅說如士志於道章有自厭其貧之意此章是貧富相對言外物來鑠於我人則易動其心而乃不恥子路所以為賢也此見子路心正氣全達命安分樂已之貧而不知人之富略不以此事芥蒂於心唯見道義之安耳可與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章對看此是不慕人之富彼是不輕人之貧此是不屈於物彼是樂與物共合而觀之可見子路氣象之全

二臧字似有不同不忮不求安得不善上臧字說不忮不求中說

唯不忮不求何足爲善下臧字就不忮不求外說

禮記縕爲袍縕注謂纊及舊絮纊新綿也蓋以舊絮而加新綿爲之

枲著枲牡麻也以枲造細以當綿貧者之服著音貯字或作緒

以綿裝衣也此謂以枲麻裝衣也此縕袍之義與禮記不同謂

以麻當絮著在袍中也

衣之賤衣之貴言其直爾非人之貴賤也

進於道謂漸造深遠進字就道中說非自此進於彼之謂

歲寒章

木至寒冬而不彫者亦多聖人取松栢者蓋松栢之受命也獨一斬

斷更不萌蘖如君子有剛斷者然

松栢不彫於冬而換葉於春其枝未嘗見枯槁之態故聖人不言

不凋但言後凋聖人言語雖小節自周備無滲漏如此

知者不惑章

三者字指人此章以三達德循序而言蓋就一人身上說與知者

樂水仁者樂山章開說者意不同

共學章

學是學問思辨之事知人皆可學而不可不學又知學以為己然後可與之共學適道者篤行之事也格物之多心知既明善惡是非判然無疑然後可與同由於道之中矣行之日熟執志愈堅擇善則拳拳服膺而不變故可與立道在日用之間適道猶就每事言之立則行之全德之成矣立字如建字謂守聖人所制之法循其規矩準繩皆有所成立然猶能應事之常與或事變之來前無定制固當隨時處中如稱之稱物必以錘移前卻後以取其平所謂權也權非大而化之者不能故以是終焉

有志之士則可與共學能明義理者則可與適道信道篤守不變者可與立立則守經者也至於義精仁熟則可與權而能處變矣

集注知所以求之知格物致知之方也知所往知至善之所在而志於必至之也篤志固執而不變行成而守之固也

權是稱錘凡稱物須以權於稱上推移前卻以取平今以權字為義理度而行之至中而止程子謂權即經朱子謂權經有辨勉齋謂有朱子之説則經權之義明有程子之説則經權之義正

蓋經是常也權字有變意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事之

常者只依見成禮法一定行將去至有非常之事來須用自以禮義度而行之亦欲合於常道蓋自上古聖人代興制為典禮雖脩然亦豈能盡該天下之事變哉因此度彼皆欲合於義而已且如父子相繼而有天下常也至堯舜則皆以子不肖禪讓其義則在於得人而安天下君令臣共常也桀紂至暴而湯武至仁則起而伐之其義在於去惡而救民伊尹事太甲而放之其義在於全湯託孤之命兄弟友愛常也而周公誅管蔡其義在於正國家嫂叔不通問常也嫂溺則援之以手不通問者避嫌也見他人孺子入井且有惻隱之心見兄之妻將死則避小嫌而不顧所失大矣義理是活潑潑地物不在這一邊便是那一邊若兩下皆是義則稱量其重者為之便是權但權須是用得義理極明了方可行若未明理專認箇權字件件要去權則有背義妄作其罪不可勝言矣

經者聖人所制禮法常久當行者君子用之以應常事者也權者聖人之大用前聖所未立法適逢事變而處之既當則其法即可常久所謂權即經也且如五帝以來父子相繼常也堯則因

子之不肖而以有聖人在下故易爲禪讓此權也至舜之讓禹
則用堯之權爲經矣天子在位諸侯臣服常也桀有極惡而湯
至仁故易爲征伐此權也至武之伐紂則用湯之權爲經矣至
於小事莫不皆然經與權皆聖人所制以君子言之則但可循
聖人已立之經不能用聖人未制之權

唐棣章

聖人未嘗言易亦未嘗言難但曰未之思蓋不思則難思之則易
難易在思不思耳

鄉黨第十

鄉黨節

前注容貌指恂恂詞氣指似不能言總結言指似不能言與便便
言貌指恂恂與謹

使擯節

周禮大行人上公之禮介九人擯五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
伯介七人擯四人賓主之間七十步子男介五人擯三人賓主

之問五十步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謂如公之卿則七介侯伯卿五介子男卿三介則擯一半之其大夫又下於卿二等論語疏謂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下車北嚮立九介立在君之北邐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西向立擯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並西向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竟主君問賓來之意主人傳言於上擯歷次擯至末擯末擯傳末介歷次介上介至於賓賓荅來意則自上介漸歷次末介及末擯至上擯告於主人既畢然後迎賓至門侯伯以下禮皆如此若使者來聘則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上擯出闑外闑東南西嚮亦如上陳列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上擯進至末擯問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問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上擯揖請事入告君乃相與入也凡門外之列擯介皆在主賓之前及入門則擯介皆隨主賓之後

疏聘禮私覿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註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君反路寢

集注躩盤辟貌辟音闢謂足盤旋開闢聞君命敬之若無所措其
身然
命數謂圭璧之度冕服之章建常之斿拱纓之就貳車之乘介擯
之人禮牢之數朝位之步饗獻之禮皆隨其命多少之數

入公門節

周禮應門二徹參箇應門者朝門也徹者轍也二轍之內八尺參
箇三八二十四門容二丈四尺也諸侯之禮有降殺門或狹於
此然聘禮記侯國之禮而疏引二徹參箇爲證則門之制或同歟
門有二扉門中豎一短木謂之闑又名橛兩旁有長木謂之棖又
名楔楔即今所謂門康左右扉各有中左扉之中在闑東棖西
右扉之中在闑西棖東此左右以內視外而言也然門以向堂
爲正謂自外視內也大抵左扉是主出入之道右扉是賓出入
之道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
入不中門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此皆言賓客之事也君入
門者兩君相見也客君入於右扉棖闑之中其上介卿退次介
大夫也末介士也三介鴈行斜列於君之後右前左後而進卿

介則在東而拂闑之西大夫介則正當君之後士介則拂西棖賓入不中門者謂他國來聘之使者不敢當客君之位故稍東近闑而入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皆使者之事公事聘享也奉君命而行則用賓禮拂闑西而入私事私覿也已之禮非君之命則從主國臣之禮拂闑東而入也大射禮燕禮皆曰卿大夫皆入門右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此右謂自外視之也故燕禮注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疏謂由闑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闑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此經所謂立不中門者左扉之中也中者君出入之道臣之出入不敢由此必旁闑東則亦不敢當此而立

行不履閾一者為行作高作低為失容一者為履穢門閾而不淨

集註宁立之處諸侯門內有屏大朝會卿大夫立門外君立於門內屏外以待之謂之宁

攝摳也摳即挈也齊衣下縫古者上衣下裳其實所攝乃裳下縫也階一尺為一級故上堂摳衣必去地尺

執圭節

皮帛

天子封諸侯必以圭璧命之辨其等數為國之瑞信凡諸侯朝王執之以合信使使者聘問他國則亦執之以表信
享禮享獻也此是聘禮第二次見其君也既聘用圭璧有庭實此圭璧又非前瑞信蓋凡瑞玉則還之享禮則納之而不還者庭實各以物實於庭中也唯國所有周禮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籩豆之薦束帛加璧龜金丹漆絲纊竹箭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足以見庭實無一定之物小行人註曰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謂公圭九寸則璧亦九寸侯伯圭七寸則璧亦七寸皆是庭實以馬若皮二王後享王則用圭璋疏謂大各如其瑞此諸侯享天子之禮其諸侯自相享則各降一等謂二王後則用璧琮二王後上公也而子男則用琥璜侯伯雖用璧琮而諸侯相享之玉又各降一寸謂上公則八寸侯伯則六寸子男則四寸其庭實則隨所用玉及國之所有
上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七寸伯躬圭七寸子穀璧五寸男蒲璧五

赬　赬

寸圭博三寸厚半寸其首在右剡各寸半璧圜徑五寸中孔一
寸厚半寸

聘禮賓覿奉束錦總乘馬

紺緅節

古注孔氏曰一入曰緅飾者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衣

集注取此以爲說疏曰紺玄色按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謂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鄭司農謂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竀三染謂之纁凡元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孔氏云一入曰緅未知出何書又云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則似讀緅爲縓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今按諸書言染色一入曰縓再入曰竀三入曰纁四入曰朱五入曰緅六入曰元元即紺七入曰緇經所謂不以紺緅飾者則齊用元衣已明緅在朱元之間則自亦漸變黑者但不知此色本爲何用而決非飾練之縓矣竀音赬縓七絹反

土
黃
騮間

水
黑
紫間

火克金赤白為紅
金克木白青為碧
木克土青黃為緑
土克水黃黑為騮
水克火黑赤為紫

疏凡祭服先著明衣次加中衣中衣之上冬則加袍繭夏則用葛次加祭服若朝服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加裘裘上加裼衣裼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上加葛葛上加朝服愚按疏言朝祭之服如下文三裘之類人莫不皆然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則當居之服亦必表而出之蓋唯夫子獨然也

古之服葛絺以為衣綌以為裳亦貴賤之等也

裘以皮爲衣冬服也凡服内有袍襗之屬然後加裘又以衣蒙之
謂之裼此所謂衣裼衣也裼之色必與裘之色類裼上加襲
則朝祭之服也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素衣麑裘
君王視朔之服黃衣狐裘息民之祭之服然此是衆人之通禮
何獨孔子服之今獨稱君子或恐是當時亦有非朝祭而自有
此服孔子則亦必以同色之衣裼之言非行禮而必謹禮文否
則君子是泛言於禮當如此而非指孔子也襗直格反
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有琚瑀珩璜衝牙玉藻曰古之君子
必佩玉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公侯佩
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玫凡帶必有佩玉
唯喪否若事佩如内則所謂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
捍管遰大觿木燧是也紛帨拭物之巾刀礪小刀及礪右小觿
解小結大觿解大結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取火於日木燧
所以鑽火玦發弦者也捍拾也管筆彄遰刀鞞也玉藻又曰孔
子佩象環五寸瓀而充反玫武中反觿許規反遰時世反
古之弔服有錫衰緦衰疑衰錫者治其布使滑易也十五升去其

緌無事其緌有事其布曰錫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緌無事其
布曰緦疑之言擬也擬於吉也吉服十五升疑衰十四升少一
升而已疑衰蓋布緌皆有事也周禮司服王為三公六卿錫衰
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注疏謂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
為弔服士以緦衰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又曰凡弁經服其
衰侈袂謂弔服皆著弁經也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也侈
大也凡袂皆二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蓋半而益一焉則其大
三尺三寸也又儀禮喪服記曰朋友麻謂服疑衰而如麻經也
庶人之弔服則素委皃白布深衣聖人之弔服則用錫衰疑衰與
詩君子偕老言蒙彼縐絺謂以展衣蒙於縐絺之上展衣者禮服
也既服禮服則絺衣之內必有中衣明矣故集注取此以證絺
在中衣之外是中衣表絺其義不在蒙字詩疏謂縐絺絺之尤
細靡者

襞積襞是衣襵積疊也謂之襵成疊即今日所謂襉也襞必益反
襵之涉反襉賈限反

食不厭精節

是　　　　　　　　　　　　　　　　　　　已

割不正不食集注割肉不方正者不食引陸續母切肉必方為證
竊恐方正自居意丨經文正字則該之古者燕饗有大臠曰胾
又有切肉則切肉者必方可也其餘牲體脊脅及腸胃肺
心割截各言其度所謂不正則不合乎度者兼此二說恐盡三
字意

古人食肉必用其有醬之相宜者合食之周禮王者之醬百有二十
甕其品數之多如此如肉則魚鱠芥醬麋腥醢醬之類以魚腥
爲膾則合芥醬以食麋腥謂麋之生肉蓋亦膾之類則合麋醢
及醬以食又有所謂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鼈醢醬皆資參此
則烹調之節也濡者烹之以汁和也凡言醢醬皆是醢及醬二
物卵醬則用魚子作醬也若此三者自是亨飪條不備則是失
飪而亦不食之矣濡音而卵音昆亨音烹

古註齊葉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此說頗長忽突出薑一條而
曰不撤則是尋常有薑矣古註雖自此上皆作齊戒意說固未
穩然此句安知不是齊一類錯簡在此

飲食或勸酬故有言但未答述寢則無可言者

鄉人飲酒節

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註曰郤凶惡也禮記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註謂此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蓋此月内日行歷大梁昴宿有大陵積尸其氣佚則厲鬼隨而出此難唯天子諸侯得爲之又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謂此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蓋此建酉之月而日至壽星之次又與大梁合故亦動大陵積尸此難推天子得爲之又季冬命有司大難旁傑註謂難陰氣也此月内日行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厲鬼將隨強冷出害人謂之大則下及民庶皆得難也

廄焚節

廄養馬之閑也凡牧馬之數四馬爲乘三乘爲皂三皂爲繫六繫爲廄一廄二百一十六馬廄即閑也牧馬之人謂之圉而馬有良駑良馬則匹一人駑馬則麗一人良馬則乘有圉師皂有趣馬繫有馭夫廄有僕夫駑馬則六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

一馭夫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五良一駑駑三良馬之數諸侯六閑三良三駑駑則一當其一此章為邦國之廐良馬三閑六百四十八馬掌牧者三百八十八人掌牧者八百八十五人駑馬三閑亦六百四十八馬總一千二百七十三人故廐焚夫子問人而不問馬然周禮之制云爾未知果如何如大夫四閑一良三駑則八百六十四馬掌牧者六百八十三人且大國之卿四大夫祿其田不過三千二百畝上農夫可食二百八十八人而已祭祀服御賓客皆出於此固不能全以養人今牧者乃有六百八十三人而又欲畜八百六十四馬則何以給之陳文子有馬十乘已謂其富而大夫當有馬如此多何邪皆不可曉觀此則國中亦未必有許多馬

雜記曰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然則乃孔子之私廐故於退朝而後問

君賜食節

集註引周禮四句王日一舉殺牲盛饌日舉鼎十二備太牢此舉謂朝食也膳夫授祭者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禮飲食必先以

少許置之地以祭始造飲食之人王食則膳夫以當祭之物授之於王而王親祭之品嘗食者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王將食膳夫每品嘗之然所嘗只嘗火熟者謂之烹之於鼎者也所以嘗者恐失生熟之節也註中引此四句以證先飯之意非正解此章蓋此天子之禮而孔子則侍諸侯之食也

凡祭座中尊者祭之餘則否賓主敵體則主祭賓之長者一人祭今侍食於君不敢當客禮故君祭則先飯

寢不尸節

古者車皆立乘馬駛車馳難於立故於車上立高五尺五寸橫一木謂之較伏之而立或遇有所敬則當躬身故高三尺又橫一木在較下謂之軾有敬則俯身憑之惟尸與婦人坐乘

讀論語叢說卷中

讀論語叢說卷下

東陽 許謙

先進第十一

孝哉章

此章本稱閔子騫之孝首以孝哉字冠之下句即指上孝字而言蓋父母昆弟主於愛言其孝或有私意至於衆人皆言之而無間則信能盡孝矣集註添友字恐於本意爲多

顏淵死章

顏淵死四章以次第言之當是天喪予第一哭之慟第二請車第三厚葬第四蓋門人雜記夫子之言故不計前後也

鬼神章

集注死生人鬼一二二一一主理言二主氣言

生者爲陽死者爲陰知陽之生則知陰之死此一說也　陰陽之氣聚則生散則死知其所以聚而生則知所以散而死又一說也此是即始而見終

理
陽生
陰死
理

人鬼之理一也能盡誠敬以事人方動得人故盡誠敬以事鬼亦格得鬼此是因此而識彼

理
陽明人
陰幽鬼
理

冉子侍側章

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於父出奔當哀公二年靈公卒而蒯聵之子出公立晉趙鞅納太子于戚十五年太子入國與姊孔姬劫其子孔悝盟之登臺于路時仕孔悝爲邑宰悝召之而子路入曰太子焉用孔悝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而死蓋子路之入欲拔出孔悝使其不預父子相爭之惡若孔悝果得下臺子路必與之同出奔

而已固不顧其國事子路食孔悝之食故為孔悝死尔其死固義也其過却在不當仕衛蓋太子居戚前後十四年矣子路欠知之明今既仕于其家遇難而死自是正道夫子之早料之正以子路勇於有為而欠見理精尔

長府章

疏金玉曰貨布帛曰財

由之瑟章

人心善惡邪正皆於樂聲可見善聽聲者聞樂即知人心如荷蕢聞夫子磬聲而知聖人有心於天下鍾子期聽伯牙鼓琴而知志在高山流水蔡邕聞隣人鼓琴知有殺心之類子路剛勇其瑟聲亦有剛強氣象故孔子言奚為我之門謂與己不同也以人而不仁如樂何章參看見意思

師與商章

集注言二子處指學而言子張才高意廣是欠收斂子夏篤信謹守是欠充擴好為苟難規模狹隘是其敝也

賢智之過勝愚不肖之不及循上道以中庸為至說下因中庸本

文而及之專說過猶不及一句非指二子而言也

此章集注以道以中庸為至一句為主方說得上面過不及意明不然則是子張之才德過子貢而子夏不及子張矣故過中失中歸於中屢提起中字說

柴也愚章

金先生謂曾子在孔門年最少而與三子並言此曾子初登門時也楊氏謂四者性之偏語之使自勵此聖人之本意蓋唯曾子聞聖言即就魯上用功誠篤淬厲期於必得故後終有聞一貫之唯則魯鈍化為明睿矣彼三子未能力變其質或者為終身之偏歟

集注知不足而厚有餘以意釋愚字引家語以證之耳非柴平生之行止此也家語記五事皆是厚有餘其足不履影不徑不竇二事之間則有知不足之意

吳氏謂通下章為一章然前四人以質言後二人以學言也庶乎對德中屢空對貨殖顏子惟庶乎所以樂天至於屢空而不顧子貢唯不受命故但能億事而已

不踐迹章

人雖有好資質志於學方可入聖人之室然其質既善雖不循前人轍撤自然不為惡但未至聖人之地此是就兩頭說中間影出善人形狀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張子之言本此言有諸己則善之若者意脉自亦不䧟於惡生來不䧟惡自善字上生來

聞斯行諸章

夫子非教冉有不必稟父兄之命稟命自是常禮正恐冉有過義當行者不能勇為尔蓋行事須是有決斷志在必行然後稟命而即行若見義前卻自無主見不勇為則非父兄使之也稟命之意即在聞斯行諸之中

集注約之於義理之中中字重讀

畏匡章

國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之族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檀弓亦曰事親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亦事之如

一之意古人皆是如此但師有不同服勤至死亦謂授道以成其德者孔子之於顏子豈與他師弟子可同日語不惟顏子以此自處而孔子亦以此信之孔子正恐顏子不知夫子安否而誤死故有吾以女爲死矣之言蓋夫子周流天下從車以多觀孟子後車數十乘可見前後必不能相續連行匡人之圍顏子必相失在後不在圍中故夫子解後恐顏子不知而猶致死故也

使子羔章

前章集注謂子羔知不足而學有餘此章又言質美而未學蓋質美則學有餘未學則知不足其意一耳

侍坐章

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厲蓋此章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

千乘之國以地賦出車數而言當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況有山林川澤城郭道塗又當三分加一若以封建常法言可謂大國矣而子路謂攝乎大國之間則此猶小國也蓋自黃帝時天下萬

國後漸漸吞併至湯時三千餘國至武王時會孟津尚八百諸侯而武王又封建親戚功臣爲國多矣東遷之後併吞猶其小者漸大當時齊秦晉楚其地或至千里故千乘之國誠小國也

千乘之國地大事殷固自難治而攝乎大國則此弱彼強爲其所撿制而事有不在於已者爲尤難也興師旅則傷人殺人妨農費財飢饉則窮困流離轉死溝壑二者乃將危之勢難而又難者也子路僅爲政三年便有好勇知方之效可見大材已豈管仲之比哉

有勇知方是衣食足教化行蓋務農積穀使民有以仰事俯育然後教之以軍旅教之以道藝有勇則可以禦侮安人知方則能親上死長三年之間其效之速而大如此

二子才學固不及子路然見夫子哂子路故其言愈下冉有猶欲治國公西華止言爲相耳尤不敢以重事自任

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而屬幅謂袖接一幅也整齊端正故謂之端玄則其色也

志者有所期而可必至之意固非已行之事也聖人之問正欲知

四子之自期者三子之對正與聖人之意相當亦各自言其所必可至者尓曾點乃無所志於事未然而不可必得者但於只今便得為者言之於春時而服已成之春服童冠之人或七或五無拘於長幼多寡之數沂水雩壇地近即可至景勝可以遊浴者莫春事也風者遊息之意也至於詠而歸則以其胸中所蘊發於歌聲以優游涵泳其自得之意則其安分樂天與物為春人我無間氣象藹然可見三子所言雖其所能之實事只是事為之末尓與曾點高下自不同故曾點所對雖非聖人所問本意而聖人自深許之也

雩祭名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龍者東方七宿其形如龍謂建巳之月龍星見時天子雩五精帝配以五人帝諸侯則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五精帝謂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五人帝謂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百辟卿士古句龍后稷之類又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集註時見曰會衆覜曰同周禮殷見曰同殷即衆也改殷為衆避諱也但周禮有殷覜曰視又一禮也此則易見為覜不知如何

然覲亦見義諸侯四時見天子之名曰朝宗覲遇時見則無常
期諸侯有不順者王將征之則於朝覲之時別爲壇於國外合
諸侯而命事焉此時見曰會之禮也如王十二歲不巡狩則六
服盡朝禮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此殷見曰同之禮也
浴盥濯也後漢書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除去宿垢
疢蓋於水上祭而盥手畧湔濯其衣以寓潔清之意自古風俗
如此非祼而浴也
三子之言是盡其才用曾點之言涵容則廣蓋點止就目前日用
行事上說便有如此氣象若居別地位則便有別事爲所至處
皆是天理故點該得三子之言而三子不能及點之趣集注自
有以見夫以下至隱然自見於言外雖是就其已言者形容而
其未言者固可想見其氣象也
曾點見趣甚高而行不掩本註朱子以見字冠之
程子謂曾點便是堯舜氣象亦以其物各得所意上描盡然但謂
之氣象而不可謂之事業
子路若達爲國以禮便是堯舜氣象禮是天理自然之節文達禮

則見物物有則而應物處莫不循其道而行之不可措一毫私
意於其間則氣象非堯舜乎

圈外第一條是揚三子第二條當作三節看一節言曾點三子者
之撰以上揚之持行以下是抑之二節言子路等所見者小是
抑三子三節子路以下又是揚子路第三條第四條皆是揚曾點

顏淵第十二

顏淵章

非聖人性之者則皆有物欲之蔽但有淺深之不同爾故學者必
須消磨物欲然後可以復其性蓋天地生物理爲之主人之一
身心爲之主人心本全其天理者也天下事物萬變不能皆善
心爲事物所感則欲生私勝天理漸昏理與欲二者在人心當
相消長理明一分則人欲消一分欲長一分則天理消一分學
者但要究明天理屏去私欲若欲盡理明應事接物件件適中
即是全體之仁

克己是非禮處勿視聽言動復禮是合禮處則視聽言動非勿兩

字賢愚之樞機然須先不格物工夫知何者為禮何者為非禮方可到此地步顏子平日格物工夫已至故聞夫子之言便一力承當

克己復禮是開說四勿是合說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言一日之間接事應物能盡克去己私皆復還天理則天下之人聞者見者皆許之為仁蓋應事合乎天理之公則同有是心者誰得而間之極言其效之速而甚大爾非謂一日為仁天下之勢便盡歸之

此章全以禮字代仁字蓋仁以理言恐難捉摸體認故以天理節文之禮為言仁即天理之公禮即天理之節文本非二物也身之接於物者事事合乎節文而無一毫私偽即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即為全體之仁

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但視不是見得聽不是聞得聲色雖自外來而視之聽之卻在我所以制於外則養其中四者皆同

四箴序制於外養其中蓋仁主於存心應事兼動靜而言四勿是就動處用功主於一事中則謂心之全體於動處事事是當則

是養於中者熟及其成功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於視聽言動之間自然皆禮而不待勿矣四勿仍是學者事故顏子就此用功而至於三月不違養之熟則化矣

四箴序四者身之用也由中而應外制外以養中謂視聽言動四者是身之接物處皆是心爲之主心之動而外應之當外動處制之以禮乃所以養其心而全乎仁也蓋仁是心之德故主於心而言意專在制外上由中一語特明其當制外尓如此看本自無病金先生乃曰由中應外聖人之事制外養中學聖人之事此是兼非禮勿三字看蓋程子本引四全句說來則四者身之用也一語亦總繳四全句如此讀下則由中應外一語爲說聖人事又自是一般理趣即如云由仁義行儘自好由是觀之讀書者不可不具眼

視箴每兩句内外自對說首四句雖兩節内外却是一串說下重在操之有要一語蔽交兩句言其所以當制制之兩句正是工夫後兩句是效驗

四箴平觀之若視切而聽緩細玩其文意則聽重而視輕蓋視箴

止言其中邃聽箴乃曰遂亡視言心聽言性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知覺有遂猶可挽回天理若亡則不足以為人矣蓋目之所及者有限耳之所接者無窮聽雖主於聲而凡係乎言皆屬聽讀書為學得之於簡冊傳聞者皆聽類也若於事物之來應之或差猶可改也至於學問之差為心術之害遂至於亡其性則不可救藥矣聽言之邪正其可畏也如此

視聽言各指一事動則舉一身而言故動箴兼心說謂內而心之動外而身之動皆出於正表裏如一則天理流行若但強制於外而動於中者或未盡善則病根不除未為得也此即慎獨工夫

仲弓章

上兩句敬以持己中兩句恕以及物下兩句敬恕之效驗孟子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行恕熟即是仁行仁須自恕起

集注謹獨二字是此章之骨子蓋有謹獨工夫然後能如見賓承祭能敬然後能恕則敬是恕之本下一條即此意而言之詳

司馬牛問仁章

首篇三章問仁而所答不同三人之才有高下故也顏子見理已

明故告以全體其言直提綱要冉子未及顏子故教之行恕若熟亦便是仁司馬牛多言故只就他病處說言訒是行仁之一端緊要在為之難上言為行表人若易其言則所行必不能盡理然只是教顏子非禮勿言一節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者樂天故不憂勇者果決故不懼以其平日言行忠信所以內省不疚而自然無憂懼

司馬牛憂章

司馬牛桓魋之弟桓氏蓋宋桓公之後别為向氏世為宋司馬故為司馬氏桓魋兄弟五人左師向巢次魋次子頎子車及牛不知牛與子頎等兄弟之次初宋景公嬖向魋後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魋先謀公請享公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私家甲兵之備盡往享所公知之命皇野召左師巢與之誓而共伐之遂攻桓氏子頎告魋欲入攻公子車止令勿入魋遂入曹以叛曹人叛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後魋再奔齊牛又致其邑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牛

無兄弟之言蓋推未叛之前逆料兄弟之必叛也

内敬外恭固是善德敬又須是無間斷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才間斷便不是主一恭須是近禮恭而不近禮則勞而徒招辱能盡二者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

皆字太泛故先儒以為病

子貢問政章

夫子所答民信本言其效所以集註以然後教化行五字襯在中間子貢析而為三正欲知信與食兵何者為重蓋兵食有國者以不可無而民不信又不可以立國三者相權孰重孰輕故以為問夫子亦隨其問而答之而信者人心所得天理之固有非如兵食自外來故至死不可去

夫子初答民信固以效言制田里薄賦斂使以時則食足比什伍飭車甲將簡教則兵足只此二者之間信已在其中況食之飽居之安然後教化可行而事得施信於民則民無不信於上矣民之信本於上之先信也故集注以然後教化行五字補於上曰不離叛則又信後之效也子貢以二本一效列而為三非強

析之也固在聖人語意中夫子最後之答則又推信字之本而
極言之謂此實理人之固有失之則不若無生此亦兼上下言
之前民信之信則後信字之一義也

棘子成章

此章質文正是說辭氣威儀之間然又自有兩層意發於辭氣威
儀有尚質尚文之不同此一意也如語錄使一箇君子與屠販
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
文亦當以質爲本如此則又是以德爲本而發爲辭氣威儀之
文華者爲文此又一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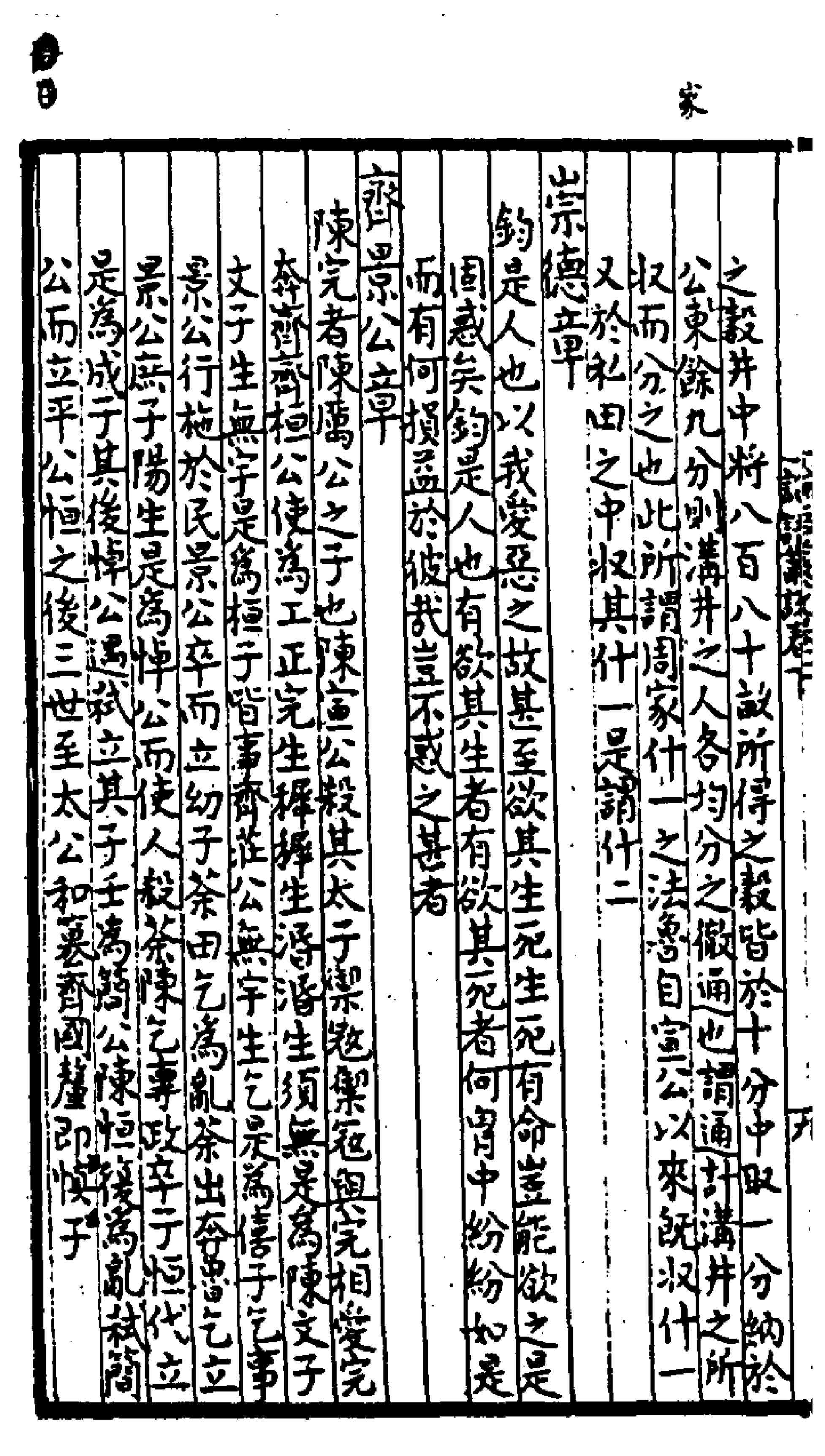
子貢之言亦夫子彬彬之意而集註謂其有失者蓋二章雖皆以
文質對舉而夫子有野字史字所以集註上言鄙略下言誠不
足鄙略但少脩飾尔誠不足則亦虛浮之弊語中自有輕重子
貢則兩言無輕重之分而又力反子成之說故有失

看來子貢雖言文質相等又只是主文意思多虎豹之鞟猶犬羊
之鞟以爲無文故無辨雖曰無文故無辨然虎豹之鞟豈果與
犬羊之鞟無辨哉

盍徹章

年饑用不足金先生謂此下問者足也蓋哀公因以用不足將加賦爲問然年饑則不可加賦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將何以處之乎故曰如之何如之何者使於二者處之當也有若對曰盍徹則極本窮源之論也蓋當時三家擅國而魯君無民雖賦什二而不入於公室私家富而公室貧徹法果行則民之田賦既有定制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君各有定分而公室所入者多矣制既定則量入爲出一舉先生之制行之安有用不足之理救民之困齊國之貧無過於此哀公不悟其意反以賦少爲言故再對告之不可加賦而已

周代賦田之法一夫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同溝而無公田都鄙用助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於公田百畝內各賦與八家二畝半使之爲廬播種時居之公田共分二十畝與八家所存止八十畝八家共治公私田八百八十畝鄉遂同溝之人都鄙同井之人皆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凡耕種耘刈皆共治之欲其用力均也收成之時溝中將千畝所得



之穀井中將八百八十畝所得之穀皆於十分中取一分納於公東餘九分則溝井之人各均分之徹通也謂通計溝井之所収而分之也此所謂周家什一之法魯自宣公以來既収什一又於私田之中収其什一是謂什二

崇德章

鈞是人也以我愛惡之故甚至欲其生死生死有命豈能欲之是固惑矣鈞是人也有欲其生者有欲其死者何胷中紛紛如是而有何損益於彼哉豈不惑之甚者

齊景公章

陳完者陳厲公之子也陳宣公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完奔齊齊桓公使為工正完生穉穉生湣湣生須無是為陳文子文子生無宇是為桓子皆事齊莊公無宇生乞是為僖子乞事景公行施於民景公卒而立幼子荼田乞為亂荼出奔魯乞立景公庶子陽生是為悼公而使人殺荼陳乞專政卒子恒代立是為成子其後悼公遇弒立其子壬為簡公陳恒復為亂弒簡公而立平公恒之後三世至太公和纂齊國釐即候子

居之無倦章

居之行之此説似虛若不見所指而上句尤虛蓋子張問為大夫而為政之事為政則隨其所居之位有當為之職身任其事則當常存諸心詳思審慮周徧謹審無一事之忽無一時之怠然後職舉而政行此居字當重看則章意自明

成人章

集注誘掖獎勸誘謂引之於前掖謂扶之於側獎者譽之也勸者勉之也

問達章

語録達是行無窒礙事君則得乎君事親則得乎親之類

又曰達是退一步做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夸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

質直自是忠實貞信向前行去若不合宜則又不可故須用好義方能進德好字當重看

取仁反質直行違反好義居之不疑反察言觀色慮以下人

集注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達是行無不得德孚於人

推其本而言之忠信二字貼質直二字忠質也信直也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是就接人上說所以於人之言則當察之而審其信我之言否於人之色則當觀之而審其信我之行否是用人之言行以自觀我之言行非有卑諂之意亦非有以詭道遇人之意

從遊章

攻人之惡心只散在外況所攻非一人則此心煩擾馳逐無時得已於己無益而有損且終流於薄攻其惡則收斂務內搜摘隱微而不善不能根着留滯此心日以開明而終歸於厚

辨惑聖人只就樊遲切身之病告之以發凡耳人之惑不一學者各自辨察己之惑者而務去之

上兩節皆教之以崇之脩之之才下一節止語其所惑而不言辨之之說蓋以其所病者語之知此為惑則推此以自察其餘即辨之之方也

集註麤鄙近利麄就忿忘身上言鄙就攻人惡上言近利就得上說

問仁知章

虞廷聖賢之臣固多而獨言舉皐陶者蓋大禹終受帝禪此下惟皐之德寂優舜命禹繼師而禹之所讓惟皐及帝贊之則曰臣庶罔或干予正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於此正見得不仁者遠意思

盡心以告之固美矣又必所告者盡善可也雖誠心以告而所言未遠於理則反有害於仁乃欲朋友之從是賊夫人而已

文會友章

為仁而不取友以為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

子路第十三

子路章

集注分行與事是開說下句則總兩事俱要無倦語録曰横渠云以身為之倡且不愛其勞而又益之以不倦此説好此是合三句作一串說下各有意味

季氏宰章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集註意作三節說或問有一家只就有司上說大意謂既先有司則有小過當赦有賢才當舉通釋推此意謂赦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舉賢才故非常之人可以自見此說尤委曲詳盡

誦詩章

交與國令下民莫難於辭令有命出於國中則可集衆長較是非脩飾而成如鄭國為命草創潤色之類至於出使則一人一時應對而國家之榮辱係焉故曰專對以學詩而能之也

魯衛之政章

魯國周禮所在而素尚禮義者也衛詩淫亂之風豈魯之比今而魯國之政乃與衛同此夫子所以歎也

苟有用我章

朞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洽

一言興邦章

金先生從通釋是字絕句而幾訓近

攘羊章

理勝爲直父子相證則背天理絶人倫得爲直乎

子貢問士章

第一節兩事似不能盡爲士之道然行己有恥一句自可以包君子之凡集註志有所不爲其包亦廣宗族鄉黨稱孝弟是有恥中兩事尓故曰本立而材不足者謂本之立則未能盡行己之全也

狂狷章

集注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志極高守有餘皆過也行不掩知未及皆不及也因各人之才激厲其不及而裁抑其大過則合於中道

憲問第十四

問耻章

邦有道居位而無道可行尸位素餐爲可恥邦無道貪祿苟位不能明哲保身亦可恥

克伐章

克伐怨欲皆是仁之病能知其病而禁其不行固亦難矣仁之體則未見也原思所言病在行宇上不行則病根尚在於心未除久則病根未免發見故孔子但許其難而不許其仁仁則心全天理而無私四者皆私也

懷居章

君子見義則遷懷其所居之安則不能遷義

南宮括章

夏禹崩子啓立啓崩子太康立夏都河北安邑太康十九歲渡河而畋至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太康于河南而自王夏故都河北之地窮國名后君也羿窮國之君也羿在堯時善射其子孫亦善射皆名羿稱帝夷羿夷羿之姓氏也太康不得歸河北居於河南太康二十九歲崩弟仲康立十三歲崩子相立八年羿恃其射不脩民事其臣寒浞使逢蒙射殺羿寒國名浞其國君之名浞因羿室而生澆及殪澆即奡因羿之故地而爲政后相二十八歲浞使澆弑王王即向相遂滅夏相之后妃名緡逃歸

有仍仍后父母之國也明年生子少康少康四十歲舊臣共立之而滅寒浞及澆殪浞仕角反澆五弔反殪音翳

君子不仁章

君子固志於仁然仁以全體言存於心無一毫之私應於事無不當於理方得其全君子之心有一毫不在則非全體之仁所謂不仁者指一事而言也

愛之章

愛之能勿勞大意上之親下忠焉能勿誨大意下之親上如愛子弟則使之供洒掃應對之職以勞之方可謂之愛如忠於君有過則諫方可謂之忠若篤愛而不勞反害之也盡忠而不諫反陷之也

公叔文子章

不言笑取當時過稱文子也然謂之不猶是一偏之行公明賈對以時然後言笑取却是時中之行但所言太過不得其實孔子與人為善不明言其非但曰其然豈其然而疑之

防求章

魯襄公二十二年季武子無嫡子庶子公鉏居長而武子愛幼子紇欲立爲後訪於臧孫紇 此紇即臧武仲武仲爲之立紇爲後是爲季悼子孟氏惡武仲而季氏愛之孟莊子有長子名秩幼子名羯其御豐點好羯及孟莊子有疾豐點謂公鉏曰苟立羯請讎臧氏 以公鉏因臧氏而不得立故豐點許之報讎而成其事孟孫卒公鉏立羯爲孟孫後孟氏因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臧孫聞之孟氏將葬借人除道臧孫使人助之而使甲士從已而觀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攻臧氏武仲出奔邾既而歸防使來告於魯曰紇非能爲害也知不足也苟守先祀敢不辟邑乃立其兄臧爲爲臧氏後武仲遂奔齊 此事據左氏或代以他語寫直意

武仲既出奔當去魯國今尚留防邑請立後而辟邑若朝廷不爲立後則以據邑以叛是要君也

晉文公章

晉獻公太子名申生庶子名重耳夷吾獻公嬖驪姬驪姬之子名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重耳夷吾申生自殺重耳夷吾

出奔獻公薨大夫荀息立奚齊大夫里克殺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之及荀息秦人納夷吾是爲惠公後惠公卒秦人納重耳是爲文公

文公之爲公子而出奔也過衛曹二國皆不禮焉過宋齊楚三國皆厚禮之當時宋曹衛皆附楚及文公立宋背楚親晉楚伐齊圍宋齊宋求救於晉晉伐曹衛欲以解宋圍衛侯出晉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畀宋人楚將子玉使宛春告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侯拘宛春以怒楚私許復曹衛之田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與晉戰楚師敗績如不正救齊宋而伐曹衛私許曹衛田而執宛春以怒楚此等處皆文公之譎博議言之甚詳

齊桓公伐楚責之曰爾貢包茅不入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其辭意皆正

桓文平日行事不止此此就各事皆可推

此章夫子就桓文以校其正譎桓公行事亦有未全正處但正處多而比文公不同爾

桓公殺公子糾章

桓公子糾皆襄公之子時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至雍廩殺無知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魯亦以兵納子糾是時小白已立遂與戰魯兵大敗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與管仲為友遂脫其囚薦於桓公而為相子路疑召忽管仲皆子糾臣召忽死而管仲不死恐是未能全心德之人故有是問然管仲之為人雖未得為仁其相桓公恩澤及人乃有仁人之功故夫子重言如其仁以深美之

管仲非仁章

子路之問重在不死子貢之問重在相桓公蓋桓公為兄而出於齊難未作之先子糾為弟而出於無知弒君之後無知弒君子糾在內當討賊報讎而畏死出奔已為齊之罪人及雍廩已殺無知桓公已正君位子糾方入以爭國則子糾猶齊之賊也管仲雖子糾舊臣今輔之爭國亦為非義背君款管仲而用之亦無不可而管仲不當以桓公為讎故夫子但稱其功而美之

或以匹夫匹婦之爲諒指召忽者非也此言管仲自信其才足以有爲而其事可以不死故全其生以圖後功既而果有霸功之效則是其相桓也不害其仁矣豈如小人之無才而守小信死不得其所哉子貢之問元不及召忽而匹婦又豈可指召忽而言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衛靈公無道章

仲叔圉即孔文子祝鮀佞而免於世王孫賈專衛權即問奧竈者三人本非賢者而其才各有所長靈公用之各當其才所以不喪國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意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爲法但欲當其才耳

子路問章

朱子曰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若行必有大禍驪山回是不可行以爲有大禍則近於欺其實雖不失爲愛君其言則欺矣南軒曰若忠信有所不足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之萌皆爲欺也饒雙峯曰自家好色却諫君勿好色自家好貨却諫君勿

好貨皆是欺君朱子之意謂諫君不能敷暢詳明而欲君必行已說則言失之太過是為欺君南軒之意謂有所為而諫是為欺君此皆就當諫之際用功雙峯之說則工夫在平日至諫君而見學者於三說皆當存心

蘧伯玉章

集注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即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意謂年自五十九至六十更一年則德又進而化於理心既能化於理則自然覺五十九年之非但化之為言則又與上五十而知去年之非者愈進矣

思不出位章

范氏物各止其所之說所包甚廣下文君臣上下大小特舉其大者爾究其極當如通釋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之說方備

君子道者三章

通釋有是三者則非本心之正而易失其守故君子以無之為責其意蓋曰仁智勇三達德固君子之道而聖人常自以為無能

焉而不有其德故子貢曰夫子自道之故如此他人則唯是聖人之智仁勇而不知聖人之操心若此也如此恐於夫子自道也一句意順

不患不己知章

集注此章凡四見學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欲其自反而知人之賢否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欲其自反而求可知之實此章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衛靈公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此兩章意同語異皆欲反而自脩之意聖人屢言之丁寧學者不可務外

驥章

集註德調良也調謂習熟而易控馭良謂順服而不踶齧

報怨章

怨有大小如君父之讎怨也兄弟交遊之讎亦怨也有以不善及於我身者怨也意氣之加言語之失亦怨也於讎之當報不當報則據理以直待之或問言之詳矣若小怨非有殺身之讎或與其人相遇而共事則隨今之事怨之不可提起前日之怨而

置輕重於其間集註愛憎取舍四字包括大小皆盡其如我當進退人才之任而所怨者在下位則當視其功罪而升黜之至如當議論人才評品德藝雖不係重輕一言之發亦以其實言之凡愛憎取舍不以怨故著一毫私意於其間所謂直報之也聖人言報而以德怨對舉者蓋君子之心正欲不存私意私意不存然後應事各當若應事有髙下則或公或私是兩心矣前日報怨此心也今日報德亦此心也以德報怨心固厚矣而報德乃與報怨同是反薄也得於彼則失於此得於此則失於彼心而有二得爲君子乎故夫子不許

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又曰以德報怨則寛身之仁也

注仁當作民謂是寛愛己身欲茍息禍患之人也

莫我知章

莫我知也夫意之之謂也知我者其天乎雖意之而實決辭也當於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三語見承上莫知接下知我之意須將不怨不尤在莫知之前非謂人既不知而不怨不尤不怨不尤與下學皆莫知之由而上達則天知之實此意當細會

擊磬章

集注以衣涉水曰厲衣裏衣也攝衣涉水曰揭攝提起也古人不裸體涉水若水淺但提起衣而過若水深不可提既不可脫衣則和裏衣而過可厲則厲可揭則揭各隨事宜意謂天下可以行道則行不可行道則隱今天下既無道孔子不隱而猶周流天下爲不識時宜夫子謂荷蕢可謂果決於忘世哉又言人若但欲決然去世亦無難矣

諒陰章

集注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又作梁闇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墻之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著地一頭斜倚在墻上外被以茅次寢苫枕塊常處此中諸侯亦爲倚廬而如以圍幃天子既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楣故曰梁闇闇讀如鵪

脩己以敬章

敬字是徹上徹下工夫學而至於聖人始終皆在此君子惟以敬自脩己而已至於臨事亦發於敬安百姓之事雖大皆以敬行之若無敬則中無所主事皆不成堯舜聖德巍巍亦心敬而已

堯舜猶病諸者謂堯舜雖聖德而天下之廣豈能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意謂堯舜聖之極矣而尚或未能全敬之用况學者而可不務於敬乎子路言如斯而已有不足之意故夫子極言敬之大者

脩己以敬一句敬字重下脩己兩句敬字亦在其中

聖人言脩己以安百姓而程子乃言上下一於恭敬蓋治道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之人有以感之漸漬而成恭敬以至於天下平程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見敬之功用無窮

夷俟章

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木椁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或問謂夫子何舍其重而責其輕蓋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為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

衛靈公第十五

一貫章

集註第四篇以行言此以知言四篇言吾道字道是行意故曰以行言此章就多學而識之上說來故曰以知言當于萬實力行子貢明敏博學故夫子與之言不同如此然學者須知得然後行得

無為而治章

聖之盛德而在民上下民感而化之天下自然平治不必有作為夫子獨稱舜者蓋舜即天子位承堯治平之後如平水土誅四凶之類皆在堯朝故舜即位之後無所事為但恭己正南面而已所以比他聖人尤不見有為然恭己之容惟聖人為能盡爾

子張問行章

子張問何以得行於外夫子惟教之脩其在己者則自然可行言行君子之樞機謹此二者脩身之事備矣聖賢千言萬語皆是二者節目

子張恐有時或違夫子之言故以所敬之言書於大帶以體參前倚衡之意

子張請問者三學干祿問達問行皆務外之意夫子皆救之以自脩以此觀之學者但有一毫求人知之心便全不是了學亦必不能成若但一向以為善為己分內事只管低頭去做學自能進德自能成人自會知道自能行

古人之帶有二革帶以皮為之用以懸佩在裳下衣內衣上加以大帶用繒為之圍於腰結於前其兩頭垂在下者曰紳即今深衣之帶是也

集注鞭辟辟音闢開也鞭開如前驅攔約人向外自兩傍視之則為近裏此蓋當時洛中方言

史魚章

雜記曰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釋者謂同僚將為亂己力不能討不與而已則孫林父甯殖謀放弒伯玉行從近關出其合於禮乎

子貢問為仁章

柄

集註賢以事言是大夫有才德而見於行事者仁以德言是士踏道積德而自脩者

爲邦章

顏淵才大故夫子敎之治天下之事以虞夏商周四代禮樂以授之治天下亦非此四句而已提其大綱則他事皆可推廣隨時合宜

夏正之說大意見子張問十世章所謂建者蓋地之四方亦以十二辰分之寅卯辰居東巳午未居南申酉戌居西亥子丑居北專以北斗之柄爲驗每於黃昏星初出時看北斗柄指在何方上便是此月建即指之意也指子爲子月是十一月指丑爲丑月是十二月指寅爲寅月是正月

周冕之說其冕旒之數見於前麻冕章其章服之數則自黃帝制衣服而天子袞冕之服十二章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畫於上衣宗彝一藻二火三粉米四黼五黻六繡於下裳至周時升日月星辰於旗上天子之袞冕則十二旒十二玉服則惟九章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畫於衣藻一粉米二

黼三黻四繡於裳鷩冕則九旒旒亦十二玉服七章以華蟲為
首而繪四於衣繡三於裳毳冕十旒旒亦十二玉服五章以宗
彝為首而繪三於衣繡二於裳希冕希（希反）五旒旒十二玉
服三章以粉米為首繪一於衣繡二於裳玄冕三旒旒亦十二
玉服一章惟繡黻於裳示凡衣皆玄裳皆纁玄黑色纁淺黃色
其諸侯之五冕大略在麻冕章
龍畫為二龍一青一白白升上青降下袞即龍也山畫二山形華
蟲雉也亦名鷩為雉形火畫火光之形宗彝祭宗廟之彝器凡
宗廟之彝六其一畫虎其一畫蜼令於衣上畫虎彝蜼彝各一
虎蜼（蜼音）物毳即毛也藻為水藻形粉米如粟米堆積之狀粉白
色也黼白與黑色也以白與黑二色同成斧形黻青與黑二色
為兩已相背亞其義則龍取其變化又升降陰陽交泰之象山
取其鎮重華蟲取其文章火取其明宗彝取其孝宗彝所以畫
虎蜼者虎取其義蜼之形如猴兩鼻孔向上尾長而兩岐天雨
時恐雨入鼻中則以尾兩岐塞鼻孔取其知令畫彝於衣只是
取其事宗廟之孝藻取其潔米取其養人斧取其剛斷黻取其

向善背惡

名衮冕爲起於龍也鷩冕始於雉也毳冕始於毳物之虎蜼希冕

希刺也刺音七惟一畫兩綉綉多故曰希玄冕爲止有一章與

玄同也

鄭衛二國之樂皆淫邪亡國之音也而夫子獨言放鄭聲者絶其

尤甚者也文公詩傳言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

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七之五則鄭之淫有甚於衛故夫

子獨絶之

集註周人飾路以金玉周禮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註以金玉

飾諸末謂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以金玉飾之

遠慮章

人無遠慮以地言之人若無千里之思慮則憂在几案前以時言

之人若無百年之思慮則憂即在頃刻間

義以爲質章

遇事先裁度合理決定行了行時却把節文行去又欲以遜順之

道行出成之必在誠實盡此四者方成君子先以理處度合義

了方可行故曰義以為質然要知義須先窮理此章只載定自行上說知又在此先

巧言亂德章

集註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婦人之仁不能忍愛匹夫之勇不能忍暴言君子行事當為即為不可優游不斷然又須沈潛縝密不可輕於果決不能審此二者則敗大事

終日不食章

思以理言學以事言不於事上學以求合於理而懸空思索必無益於己所謂思而不學則殆者也

謀道不謀食章

君子所謀者唯欲明道耳不謀食也況貧富貴賤莫不由命謀食未必得食也故曰耕也餒在其中學本所以謀道而深造乎道者自有得祿之理存其間故曰學也祿在其中是以君子憂道不憂貧也

知及之章

知及之是知此理仁守是心存此理能行之而不為私欲所蔽莊

湆動禮是接物處上兩句明明德之事下兩句新民之事

知以知言仁以行言雖得之必失之兩句却就知上說謂雖知此理而行處不能守之則併其所得者亦失之矣

所重在於知仁能知而能行之莊湆動禮皆守之事

季氏第十六

顓臾章

註四分魯國禮大國三軍上公之國也次國二軍侯伯之國也魯實侯國本止二軍襄公十一年季武子宿爲政作三軍與叔孫穆子豹孟獻子蔑三分公室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子弟之半昭公五年季武子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祿之去公室章

集註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康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蓋至孔子時不但公室衰大夫之家亦衰而陪臣彊矣

祿去公室五世圖

魯

隱公 春秋之時諸侯尚知有王

莊公 齊桓公始霸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

僖公 齊桓公後有宋襄公欲霸不成晉文公霸

宣公 晉文公卒公子遂殺子惡及視立宣公祿始去公室

襄公 季武子始專魯政晉悼公復霸伐陳楚諸侯之大夫漸主盟會三家分晉

定公 晉楚皆衰中國無霸大夫之家臣執國命

桓公 諸侯漸不知有王

閔公 齊桓公霸

文公 晉襄公繼霸

成公 晉楚爭霸

昭公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齊有陳氏晉有六卿魯有三家

哀公

政逮大夫四世圖

季友

季武子 宿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既而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季平子 意如魯昭公伐之不克出奔死於外平子專魯

季文子 行父季友孫

季悼子 紇

季桓子 斯為陽虎所囚

氣 然

三戒章

醫書以血爲陰而行乎脉之中爲榮謂榮養乎身也炁爲陽而行乎脉之外爲衛謂衛輔乎血也二者周流上下於一身無有暫息緒心則主乎血而志爲氣之帥故知養其心則能制血氣而不至於亂聖人三者之戒亦惟操其心而已

九思章

語錄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姦人所欺爲聰饒双峯云上三者是就自身說下三者是事上說視聽是一對色貌是一對言事是一對下三者疑思問屬知餘二者屬行

陽貨第十七

性相近章

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天以此理賦於人者氣質之性人稟天地之氣以成人則有淳有駁有清有濁稟得清純者而生爲聖賢稟得濁駁者而生爲愚不肖若言天地之性即是理理皆是善而無惡此章兼氣質而言人之初生之時性不甚相

遠至於所習不同而後遠爾若得清者必好學必至於聖賢得濁者好學不已亦可至於聖賢濁者又不好學則為小人即下所謂下愚是也清者若不好學亦為小人之歸

武城章

在上人好禮樂則知愛人之道故能愛人在下人好禮樂則仁和順知下事上之道故易使子游之絃歌意在於此夫子言割雞焉用牛刀喜之故以此言反以為戲

歌詩而以樂和之則為歌徒歌曰謠絃歌以琴瑟和歌也

先王之教禮樂雖各有其時而二者未嘗偏廢武城絃歌之聲聞於外則其學禮可知矣故集注添入禮字歟

公山弗擾章

孔子必不助畔人弗擾是畔人來召孔子弗擾之意欲遷善亦未可知或能化之為善亦有可往之理聖人道大德弘雖入亂邦必不為惡人所染見南子陽貨欲往弗擾佛肸之召此皆是待惡人處亂世之道子路不能曉故曉之然當弗擾之召畔必有可以轉旋之機故夫子欲往而欲興周道於東方

子張問仁章

恭者不侮於人故人亦不侮之寬廣則能容衆故衆亦向之信實則不為人所疑故人皆倚仗之敏速則不滯而疏通故行事有功有恩惠及之於民而民感之故可以使人聖人亦不過此五者但所至有大小淺深之不同耳故若能盡此五者則為仁

佛肸召章

聖人處世無可無不可無不可同謀之人亦無不可諫善之人故欲往子路但能有可有不可未能如聖人無可無不可故有此言孔子以堅白匏瓜曉之磨不磷方可謂之堅涅不緇方可謂之白若不能如此豈足為聖人

周南召南章

周自后稷始封數十世至文王辟國寖廣使周公為政於國中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南方之國從化至成王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絃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其餘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詩序謂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周國在豐為雍州之地於地為西

北而德化流及於梁荊等州皆在雍之南故曰自北而南二南之詩皆脩身齊家之事故為詩之首篇而學者必當學之也

色厲內荏章

厲是僞也荏是真也內欺諸心外欺諸人非穿窬而何

道聽章

本注聞善言不為已有是自棄其德王文憲謂此德得於天者謂聞善不以去我之惡而但塗說於人則是㳂其本有之德不知自修乃自棄其德爾圈外王氏引大畜象辭而曰塗說則棄之矣王文憲謂此德得於人者謂聞善則當積以成我之德今但入耳出口則不注於心矣是隨得隨失乃棄之也

民有三疾章

狂矜愚氣質之偏而為疾也肆廉直疾之未大害於義者也蕩忿戾詐則為惡矣

宰我問喪章

孝子之於親其情無有窮已聖人恐以死傷生故立三年之中制使賢者俛而就之則不肖者亦當企而及宰我亦非故欲薄其

親直是自以心度之謂期年其哀已盡故欲短喪此問與井有
人章同皆是實有所疑而問
古人居喪初死水漿不入口三日杖而後能起三日而殯然後食
粥不食菜果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脫經帶朝夕哭泣無時三月
而葬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方卒無時之哭而朝夕哭期而小祥
始食菜果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後方飲醴酒食乾肉復
寢醴酒薄酒也乾肉滋味薄者也復寢入室中卧惟其禮如此
其至故宰我疑以爲如此一年哀戚已盡非謂如今日世俗居
喪今世居喪與平常無異未滿三年也不見哀戚若服喪十年
亦於事無相妨

君子尚勇章

此章君子子路問及孔子荅以上義皆以德言下與小人對者乃
以位言義理之勇君子之勇血氣之勇小人之勇子路平日好
勇恐勇全是不好故有此問

年四十見惡章

學者須是於少年氣血充精神全之時勇於爲學乃能有成至於

於

四十當立功業古人四十曰強而仕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此時正當從政治人之時若身不脩如何治得人於四十德不成無可取者而又且見惡於人則不復成人矣人才年高則神氣漸昏記性亦退精力不及故不能成德若壯年學有所得了則雖老亦當溫習舊聞而求新得不可恃此說年高便不可學或壯年皆未及學於四十餘乃發憤好學亦不妨亦能有所見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此言只是教人及早學耳

微子第十八

微子章

殷紂無道有敗亡之徵微子帝乙之元子知殷必至於滅亡恐遂絕其宗祀且始者箕子有勸帝乙立微子之事以為紂所疑紂惡之極必殺微子故箕子曰我舊云刻子於是遜于荒野意謂既不致其君有殺兄之惡若不幸而殷亡身在或可承其祭祀比干為少師以謂君有過臣當盡死以諫於是極諫紂怒之剖其心箕子為父師其諫固與比干同而紂偶未殺而囚之見比

干諫而死欲極諫之恐復被殺而捻君之惡於是佯狂而為奴
微子欲免君殺兄之惡為愛其君以存宗祀為愛其親仁也比
干殺身以盡其職為愛其君亦仁也箕子恐陷君於多殺諫臣
之罪亦仁也三人用心處事雖不同皆是欲全乎心之德盡乎
愛之理

長沮章

而誰以之以猶與也卯不與之與作用字意以亦用也是與以二
字可通互説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譏孔子且而與王士哉譏子路

荷蓧章

人之大倫有五而君臣主於義今不仕則為無君臣義荷蓧使二
子以禮見子路則是既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何可
廢之此兩句最下也字之之字相應蓋人倫君臣為大長幼在下
既知其次豈可棄其大者今欲自潔其身而亂君臣之大倫君
子之所以仕者正欲行君臣之義尔當今天下道之不可行我已
知之然不肯終隨者恐絕君臣大倫之義也二義字一般重

道總五常而言義其一也道指天下衆人言義言自己也今日道不能使天下由之我固知之我之所欲行者在我之義尔我不仕則失我之義矣

此章舊點似細章旨若晦今但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作一句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作一句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作一句便覺意明

集注性命之情孟子所謂四端出於性命之正者也決裂此情則所用者皆發於人欲之私情也

逸民章

伯夷之父欲立叔齊即堅讓而逃其志在於尊父命果得遂其心是伯夷不降其志處叔齊守嫡庶之常法其志在欲明尊卑之分果逃而不立是叔齊不降其志處以武王伐紂爲非諫之不從遂不食周粟而死是夷齊不辱其身處

此六人之德伯夷叔齊爲最虞仲夷逸次之柳下惠少連又次之前言七人後止六人不見言朱張者或是朱張之德無可稱或是失簡皆不可曉

太師摯章

亞次也飯食之也古者天子一日四飯畱用天子禮樂其君必一日亦四飯所謂亞三四飯乃於此飯時主作樂侑食之官也不言初飯者或主初飯之官不他適也

子張第十九

士見危章

此爲士之大節然論士之全體如孔子言行已有恥之類不止於此而子張言可已矣似乎大快故集註云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又言庶乎其可皆有未足意

問交章

子夏之言太峻似不能容物然下學者可以爲法子張之言太寬謂於人何所不容必成德方可德未成而不擇友恐有友不如己者之失德已成而不容人則有沮向善之心但拒字太峻何所不容太寬學者之始終皆所當戒

博學章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自是四事然博學而又須篤志於道志不篤則博學爲泛濫問已切又須就近而思不就近而思則所問者不能以三隅反又一意博學又須切問篤志又須近思

百工居肆章

此章有兩意百工居肆方能成其事君子學方能致其道　又百工居肆須是成其事君子學須是致其道

大德小德章

大小精粗無一不合於理方可謂之君子小德出入可也是子夏不求備於人然一向以小德爲輕事則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矣故吳氏云有弊

子夏門人章

古人教人只就事上教不但似今日懸空說就事上教故着實而德易成若懸空說得千言萬語至臨事時竟做不去小學灑掃應對事也大學正心脩身之類亦事也大小事皆有至理存焉只隨事窮理然事有大小學問有深淺教者須循序漸進不可躐等子游謂子夏門人之小子但教之下學之事而不教大學

之事子夏氣質篤實非教人亦皆務實故其言曰君子教人之道以何者為先而傳之何者為後而不傳事之大小亦如草木以類而分別其大小瞭然在目前學之淺者但可教他行不學事學之深者則可教以向上事若學而未有是識驟把大學事教它曉不得行不得乃是誣罔他而已君子教人之道豈可誣罔若曰小大事徹頭徹尾無不曲盡惟聖人能之

理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在故學者皆當循序而學之不可貪求高遠而忽淺近如於近者淺者不先務則雖有得於高遠而有虛空斷絕之處於理之全體有虧矣故君子以循序而不可躐等也

讀此章者頗易失旨但見言游過矣四字便謂子游之言全非蓋子游但言門人雖知洒掃之末不即學大學之本以教之子夏則言教之當有序子游未嘗識子夏教洒掃之非而子夏亦未嘗言不教以大學也集註以威儀容節與正心誠意對言則末專就事說本主就心說蓋大學行之之目有八而誠意正心為本誠意正心固非小子所可進此即是先就事上令知其所當然而為之未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此古人之學所以實而先

後次序自不可踰集註如此襯貼說可謂極精而二子之意皆粲然可見

前段本註分經文本末字謂本大學之事末小學之事本注第二段兩本末字及圖外愚按下四本末字皆是以大學小學言但程子第四條兩本末却是以理爲本事爲末是其然末也所以然本也讀者試思之

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始終是釋始卒本末是關前本末字謂聖人應事本末兼該前後如一非學者可到也

程子後四條大率明事理二字洒掃應對是事形而上者是理慎獨則將應事之際存此理也精義入神只是明理之極此固是聖賢之能然洒掃應對之中其理之極處則亦至精之義也故曰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言從此事做將上去直可到聖人事此條全以事言正是本文本末兩字洒掃應對末也聖人事本也

非謂末至在此也十六字作一貫讀

陽貨章

衣

帝王長民之道不過養之教之治之而已養之如分井受田使之身食肉者有制教之如古者大學小學教人之道及鄉黨州閭讀法之類治之則有禁令刑罰且上之人以德導之以禮齊之則民皆知趨善避惡尊君親上之道而其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亦皆有親比協和之意故曰民聚上之人反此則民散矣周德既衰皆失前三者之道民陷於罪而不知此皆上人之過無養則饑寒迫身不教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之人而有饑寒之迫則無所不為矣故君子為政惟當哀矜不可以聽訟為能而自喜

子禽章

集注大可為化不可為此是說聖人不可及處非謂夫子自大至於化也所以下面着故曰字

堯曰第二十

堯曰章

堯伊祁氏帝摯之弟年十五封為唐侯年十六踐天子之位居位

七十載欲遜位于有德於是四岳舉舜命之爲百揆此時洪水九年舜即舉禹平水土堯七十三載已八十九歲薦舜于天使攝天子之事而命之曰允執其中 一百載堯乃徂落堯在位共一百年壽一百十六歲

舜姓姚氏虞國名瞽瞍之子年三十歲四岳薦之於堯爲百揆三十三歲攝天子事年六十而堯崩服三年之喪至六十三即天子位命禹爲百揆三十二歲舜年已九十四歲薦禹于天攝天子事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逸是也爲流於欲故危道心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是也爲欲所昏故微精則欲察其人心道心之異一則惟守道心而不移此乃允執其中之法也故曰舜亦以命禹舜在天子位四十八載而崩與居攝共七十八年一百十歲

禹姓姒氏崇國君鯀之子舜舉之於堯平水土爲司空三十二年而爲百揆又三十二年而攝天子之事又十七年而舜崩服三年之喪而即天子位在位八年前後八十九年

興滅國謂國已滅而再立其國繼絕世謂國存而君亡爲之立君

五美章

因民之所利如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違耕種之時使之衣食足是惠自然及之不至廢其財擇可勞而勞如四時蒐狩捕逐盜賊皆是因民之事以道使之何怨之有凡人欲以至於貪財貪利若欲行仁便可以得仁非是貪無衆寡小大不敢慢但循理而行出於自然則是泰而非驕正衣冠尊瞻視不色莊人自然畏之但不可使人不可近如此不至於猛上人能教之不至於犯法則不可教之而至於犯法卻刑之則是殃民凡斂賦税起役之類當先出號令限定幾時期民自然去辦集號令不豫及期卻使逼迫則害其民三者皆是急迫之惡出納吝是慾統之惡上三惡重下一惡輕

不知命章

有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天理之命人得之以爲性者也氣數之命人得之以爲生死壽夭貧富貴賤者也此章命字盖兼二者而言知氣數之命則利不必趨害不必避知天理之命則

利不可趨害不可避

讀論語叢說卷下

此論語叢說上中下三卷錢唐何
君夢華爲余抄得者也余初得
大學中庸孟子叢說獨缺論
語夢華借余本鈔之并補余
所缺且爲余云論語叢說即
余本所從沖本大小濶狹命里工
郁岡真寫本[illegible]之藏德清徐

氏辭曰擬題東購之

己巳六月詩之後一百復茲篇